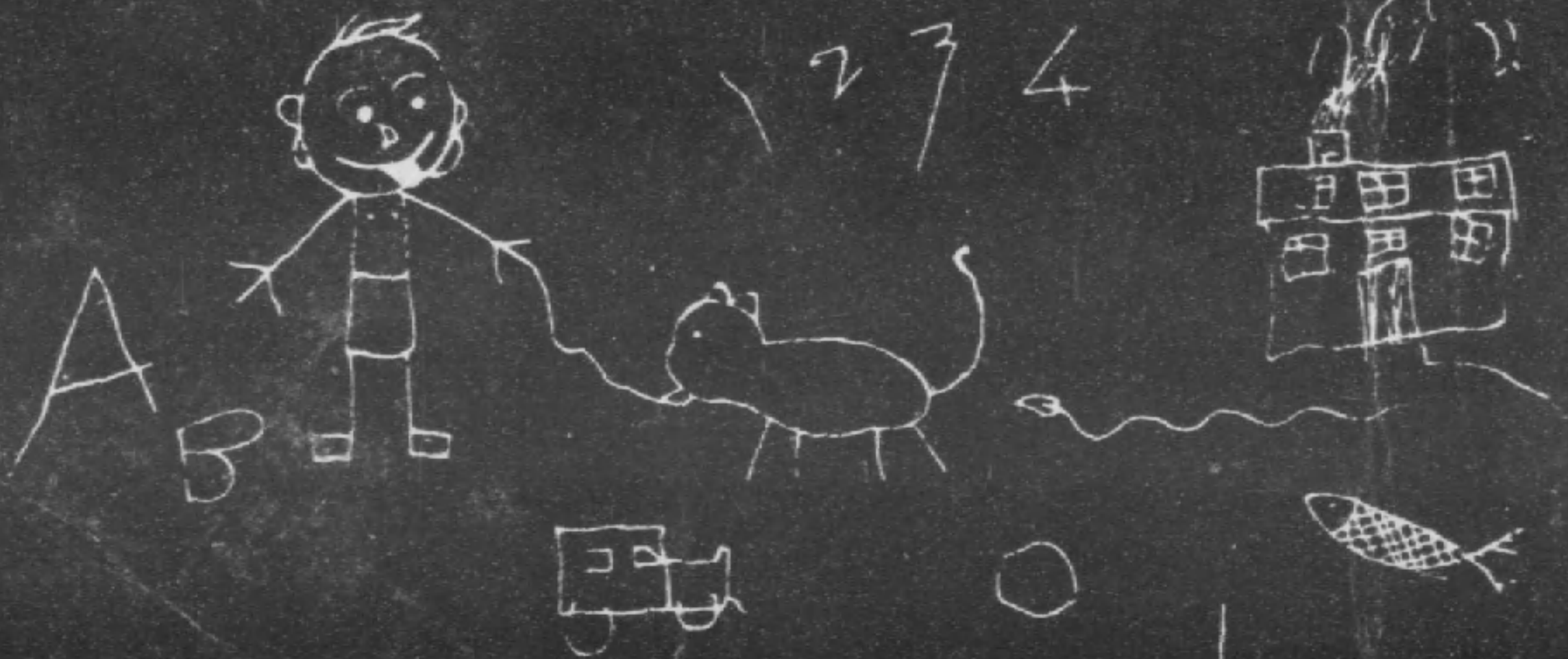


淘氣的孩子

比愛兒貝洛原著

董董 譯



世界書局印行

九年二月國民
滬教局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25) 世界少年文庫

淘氣的孩兒

世界書局印行



弁言

本書原著者爲法人比愛兒貝洛 (Pierre Perrault)，是世界著名童話作家卻爾貝洛 (Charles Perrault) 的兄弟。這本書是極有趣地描寫一個小孩子淘氣的故事，而於描寫中指示孩子們應走的大路。是有趣的少年小說，不是道德訓條，但比道德訓條更深刻呢。

像這樣少年的小說，在中國現在舊道德已衰頹，新道德還未確實建立時代，從農業走到工業的時代，我們覺得是十分需要的。我譯出來，敢貢獻給天下的父母。

本書原本中有插圖十二幅，頗精美，現在統統複製出來，以增讀者的趣味。

目次

第一章	馬利奧的來信	一
第二章	馬利奧結識白唐	一九
第三章	馬利奧鬧學	四一
第四章	馬利奧痛打白唐	六六
第五章	馬利奧和白唐隱居去了	九四
第六章	馬利奧救傷得馬	一〇三
第七章	馬利奧騎馬遇仇人	一二二
第八章	馬利奧打獵殺狗	一五五

第九章	馬利奧爬樹跌傷……………	一八四
目次		二



第一圖 馬利奧和店爬樹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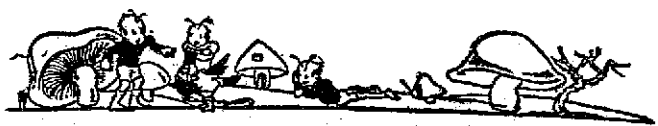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馬利奧的來

信

木耳樹所剩的殘葉，統統落盡了。葡萄細長的蔓枝，纏在棚架上，也好像睡着的樣子。經過一番愉快、熱鬧的收穫期以後，那農事長期休業的冬季，又繼續着來了。那時的路，是很沈寂的……



馬老直夢了救唐白和奧利馬 圖二第



就是鄉下的小路，也是很沈寂的……

一種陰曇、鬱悶、隱昧的濃霧；一種十一月間應有的淒霧，把一切的人都關在家裏了。

一班女人們，吐着普恩省雅媚的土音，比屋對門問答的聲音，小孩子歡笑的聲音，犬吠的聲音，都被這一股濃霧壓住了，便好像是從很遠處來的一般，好像是從地層深處發出來的一般。

這時薩皮安家的呂西姑娘，站在她家中的窗門口，望着濃霧，面孔上顯出憂鬱的樣子。

她的父母所住的地方，是間小屋，名叫小茅別墅，坐落在一個狹小的山谷中，羊腸鳥道上。左邊被一個名叫杜舒的小鄉村遮住，



右邊也被一個名叫孟德車宮殿的舊址攔着。

人家想望見那村裏教堂低小的鐘樓，或者古城的廢墟是徒然的。

一些都沒有的！……一些都沒有的！……只有一座帶着棉絮色的牆，映着晝影，顯出一種曙色來。

那個少女，應許也感受到這個陰黯，朦朧的早晨的影響了；因為她讓她的女紅滾在地下，自己却立着不動，頭靠着窗上的玻璃，心中正在空漠地，無意識地幻想。

『你今早怎樣，我親愛的？』母親觀察女兒的行動了一會，便這樣問。



『沒有什麼；到了冬天，我總是這樣的！這是你已曉得的了……但是放心罷，這樣並不會長久的。』她一面回答，一面搖着艷麗的頭，好像要驅逐煩惱一般。

『可憐的小妮子！』薩皮安太太喃喃地說，『她的年紀還輕，自然是過不慣我們這類生活的呵。』

那時，呂西的面上，已恢復了嫣然微笑了。

父親進來了，手中拿着一封信，愉快地報告說。

『馬利奧的一封信。』

『馬利奧寄來的？我們來看看。』薩皮安太太說着，將手伸過來，要來奪這封信去。



馬利奧的來信

六

「對不起，我親愛的妻，這信是寄給我的。」

「怪可憐的小子，他信中所講的話，該是很好玩的！」

「快點念罷，父親。」呂西懇求說。

「忍耐些！」薩皮安說；他按

步就班地開了信封，故意慢慢地把那信展開起來。

當讀信以前，他們還費了好幾分鐘，把那信上第一頁高處的圖畫，爭執解釋了一會。

原來那信上的圖畫，薩老先



第三圖 薩皮安和他妻女共讀馬利奧來的信



生，以爲是一部四輪的貨車，靠在一顆樹幹上；他的老夫人，以爲是一個的園丁，正在瞻望着放在床上的西瓜；他的女兒卻以爲是一個小孩子，手中擎一個鳥籠，籠中有着鳥的……

他們爭執了一回，不能解決，只好決定放棄了，先去念那封信；薩皮安便開始念道：

『發自凱蒙費略地方，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親愛的祖父，親愛的祖母：

『我熱了公立中學校，剛有兩個月……』

『怎麼，在這個時令，他在凱蒙費略地方，還是怕熱嗎？』呂西聽了這信上的話，便質問着。



「吓！對不起……我沒有注意到……我念錯了。」那位念信的祖父，解嘲似的答應說。

他再從新念起信來！

「我進了公立中學校，剛有兩個月，我就想出去了。最初的幾天中，便有幾個的小孩子，時常戲弄我，在自習的時候，有幾個的小孩子害我受罰，因為他們只是同我說話，迫得我來答應。

「最後，我發了疹子，到醫院裏去；在那裏，有幾個的小孩子，也在生病着。」

「天主！幾個的小孩子，幾個的小孩子，到底有了幾個的小孩子！」呂西姑娘叫起來了。



「文體是不成問題的，他的綴字法，更是錯得不得了。」呂西的父親痛心的答說。

「總之，馬利奧到現在只有八歲半呢。」這是呂西的母親的聲音。

「那醫院裏的看護，并不怎樣細心地照顧我們，咳！一直到星期三了，我只有吃着壞的湯汁，和孵得不好的蛋……」

「孵得不好！」呂西截着說，「可憐的母雞，馬利奧疑心雞蛋，孵得不新鮮嗎？」

「和幾塊的肋骨；」——薩皮安繼續念着信：「連一本可以消遣的書都沒有。僥倖得很，星期三那天，母親來看我了，她給那看



馬利奧的來信

一〇

護的五個佛郎。好了，從星期三那天以後，我便常有孵得很好的雞蛋，大塊的燒肉，糖加得很多的牛乳，和許多有圖畫的書，我要看幾本，他們便拿幾本給我看。」

「不過，親愛的祖父，和親愛的祖母呵！我很相信我們從此不能見面了呵！因為這裏起了一種傷寒症的瘟疫，一切學生，都要患這病死的。在這裏，已有一個人死了；我很希望，你們寄些銀錢給我。我現在身邊一個大錢都沒有了，我現要買幾個橡皮球呢。人家都說這球可以治愈咳嗽，我現在正像驢叫似的咳嗽着。我現在先給你道謝，我等到收着了錢，再來向你切實道謝罷。」

「別了，親愛的祖父祖母，我盡心擁抱着你們，和我的小姑娘。」



你的小孫子馬利奧

一陣慈愛的笑聲中，夾着不安心的嘆息，來接受這封帶着孩子氣的，使人感着不安的信。

後來，這一陣慈愛的笑聲漸漸地消滅了；在這剎那間，各個人都守着沉靜的態度。

終於那位老祖母眼睛望着她的座前，看那用葡萄枝梗所燃着的火，發出火星來；一面嘆了一口長氣，嘆得那些火焰都動搖起來。

突然地，她拿了馬利奧的信，再來高聲地念着這一句：『有了幾個小孩子，時常戲弄我，』同時便用一種發怒的聲音說道：



「學校裏的教員，怎樣會容許這些事體的呢？……這是個很奇怪的方法，去訓練兒童啊！不得了啊！」

那位祖父，用着悲傷的聲音說道：『都是這樣的！……』
他說了這句話以後，便把烟斗在桌上敲着，一面便在房中踱來踱去。

若是人家想起從前他的兒子們也曾寫信給他說過這樣的話，但那時他却絲毫不介意的；人家便要奇怪他爲什麼現在心腸會變軟了呢。

但是一個嚴酷的父親，到老了，差不多，總會變做一個很寬仁的老祖宗的。



恐怕因為硬心腸受過種種人生壓迫的緣故也漸漸兒變軟了罷。

呵，果然！這位薩皮安老先生教養他的三個兒子，是很嚴厲的，就是對付他的幼女呂西，也是這樣的，雖然她出世的時候，她的哥哥已是很長大了。

「那一班看護的人，都是這樣照顧病人的呵！」他繼續說着。他這時在房內踱方步，踱得更快了，好似衝鋒的樣子。

呂西咬着唇，不笑，因為這時，她已是怒得不可開交了。

兩年以來，她在學校裏畢了業，便回到父親家中住着；她總覺得這裏的冬季是很長的，長得好像在春天未回來以前，她那幼秀



的頭髮已變成斑白了。

在去年寒假時，她曾向父親要求，往領馬利奧到這裏來。

到底，她的哥哥愛德華，因為他的女人身體不好的緣故，迫得他要將第二個兒子——馬利奧，早些弄開了，所以他便揀個男中學把兒子送去肄業了。

『你是太溫和了，我的妹妹，』他回信給呂西這樣的說；『若是你來做教師，恐怕要弄到學生管先生呢。對付這一班的小人們，是要用些腕力的呵！……』

呂西看見了這信，也不敢再說什麼了。……到了現在，因為時疫發生了，便把從前的問題，從新提起來。也許這是馬利奧吹的大



大的法螺，不過那中學校，總快要解散了吧。

她的哥哥到了現在，想來不會再推辭，把這孩子托她照管了，……她看那父親的苦臉，和那母親的嘆息，所以曉得在這方面，可以沒甚阻礙了……

所以她現已自詡所希望的，是快要成功了。

但是，當他們討論到實際問題時候，父親和母親快要無條件答應她的請求時，呂西又說道：

『并且，馬利奧可以使得一家中的生命，更活潑起來呢！從早到晚，人家只聽得他在唱啊，或是笑啊……』

『或是哭啊……或是發脾氣啊。』父親忽然有點恐怖的樣子。



子，答辯着，他這時憶起了孫子的不易對付的脾氣了。

『罷了！這樣總比我們靜寂的生活，好過些。是不是？媽媽。』

『自然！』那老祖父笑着說，『我的妻不會說個不字的……』

她若有了這一班的小孩子，在她的身旁，她是很快活的。』

『你總是個油嘴的，我看這小孩，若是一天一天挨下去不來，你真要急得發熱病呢。』那老祖母勝利般答辯說。

那薩皮安聽了，便低下頭來……這件事便這樣過去了，好像同去年放假時候一樣。

不過他還想應該要提出一個異議來！

『呂西是沒有經驗的啊。那個曉得她做教員做不多時不生



厭倦呢？……」

女兒聽了這話，便回答她可以保證不會這樣的，說道：

「去教導一個八歲的小孩子，這並不是爲難的事。馬利奧有種複雜的性質，我是很曉得的；只要注意去發展他的好本能，和怎樣來籠絡他就夠了。……」

「那麼，你自信具有這種本事嗎？」父親用點懷疑的口腔問着。

他說過這話，又回頭對妻子喃喃地說道：

「若是人家都可以用十八歲的眼光來觀察人生，倒是個很快活的事呢！」



馬利奧的來信

一八

到底自那一天晚上起，他便開始商量這個很纖細的問題了，幸得環境的幫助，那問題便勝利地解決了。

所以，過了十五天以後，馬利奧便到這裏的小茅別墅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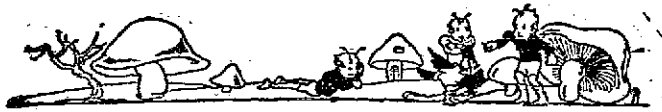
第二章 馬利奧結識白唐

自從馬利奧來家的問題解決以後，薩皮安老夫婦，也像女兒一樣心急，真要等得不耐煩了。

要是他們不躲在房裏避寒的話，一定也要同呂西一樣，跑出去迎接那小客人了。

當馬利奧從父親和姑母手中脫出，先奔進客廳裏來時，祖母早在客廳的門口，張着兩臂歡迎他了。

祖母把他抱吻了二十多次，還沒有把他看得清楚以前，先來撫摸他，秤量他，說他瘦了，說他面色不好看，說他餓得要死了……



祖父的態度倒還鎮靜些，只在孫子的兩頰，很慈愛地吻了兩
大吻。後來便說：

『看看，他又長大了沒有，這個小人！』

馬利奧早已習慣這個老法子了，便馬上把背去靠在一扇門
旁，那門上已有許多的線條重疊着，每條線旁邊都註着年月日和
名姓。

那最舊的線紋已有四十五年了，還沒有到馬利奧臀部那裏
高呢。

小孩子一聽見人家說他的父親幼小時，並沒有他這樣地高，
他腦子裏不禁有了驚愕的印象，永久也不會忘記的。



那個老祖宗，每次看見這些親手所劃的線，沒有一次不發生身世之感的。

把這些線條算起來，不就是等於計算他一生的經過？自從那一天，他第一個兒子，小腿搖搖擺擺的時候，他用把夾紙刀來做量身尺，第一次劃起線條以來……

且說馬利奧，知道他的父親，同他一樣幼小時，比他短一分，自是很喜歡的；他比過以後，便趕緊要到房子裏花園裏去亂跑，便就走出廳來；一隻小母狗名羅羅的，和一隻小貓叫咪咪，也跟他出來，做他的伙伴。

雖然人家都喜歡看見他來了，但人家的喜歡，還不及他自己



的喜歡呢。

從學校裏搬到祖父母那裏，在他看起來，等於拿一塊硬麵包來，換一塊雞蛋糕一樣。

那小茅別墅裏，有着黑黯的邊隅，有着響亮的走廊，有着秀雅入畫的花園，還有廣大的草場，可以任他怎樣遊玩都行的，他要在那引道上跑跑也好，要在叢林中躲着也好，要在那老屋子的土山上，跳躍也好，他更喜歡，遇着下雨的天氣，在那沿遊廊旁的蘆葦上奔馳着也好……

並且，他的家，離開孟德車的舊堡，只有十分鐘的路。

呵，馬利奧是個很喜歡遊覽古跡的人，他真想長住在古堡裏，



做個隱士。

總之，這個希望，是多麼貴重呵！他竟以為放了新假了。所以，當他走到他的書房裏時，他很覺得失意了。

在那房間的窗前，最好的地方，巍巍地放着一張黑漆的桌子，是一張面孔很難看的桌子，上面堆着許多討厭的東西，好像是書、筆、簿子……

馬利奧看了這些東西，心中倒有點可疑；難道是他們擺錯了麼？

他只覺得那些文法書、算學書、地理書、歷史書，都會攀登到他的腿上來，都會來攻擊他，不管他是喜歡不喜歡，都要跑進他的頭



中去的……

他雖然很靠得住的，曉得了人家該是怎樣來答覆他了，他偏又向着那正在收拾他的箱裏東西的姑母問道：

『你爲什麼來做這些工作？』

『這樣是爲要使你能够讀些書啊。』呂西回答說；她還沒有注意到他問這句話的口氣，是何等的痛苦。

『讀書麼！』馬利奧叫說，『我在這裏還要讀書麼？……每天都要讀麼？……』

『那是一定的。你不能在這裏好幾個月，一點都不用功的……你自己也將不覺得討厭麼？』



「比方，我如果並不覺得討厭，便怎樣？」他更加縐着眉說，「真的麼？你每天都要給我許多功課做麼？……都要給我許多書背麼？……這樣可不是同在中學校裏一樣了麼？……」

「你的父親把你來付託我，是要你在這兒，並不要荒廢學業的。」

「呵！那麼……」馬利奧賭氣地，把大姆指放在口中輕咬着。

……

「來，你這壞人，」呂西快活地說，「不要急殺罷，我就給你放假到星期一就是了。」

「好！這樣我還有三天好玩呢；謝謝，小姑母。」



他看見姑母這樣容易讓步，便希望到將來還有別的呢，那時不覺心花怒放，同姑母抱吻以後，便到花園中去了。

那位年輕的女教員，兩眼看着她的新學生這樣地走去了，便嘆了一口氣。

她到了這時，不得不承認姪兒是太沒有讀書的興味了。

呂西從此便替姪兒題個很正確的綽號：說他是個不像好也不像壞的人。

馬利奧是個很聰明和很慈善的孩子，他的良善的心，還帶些義俠的氣味。

他對於保護被壓迫者，是有異常的熱心的，尤其喜歡救助一



般受虐待的畜牲，這種熱心，並不使他和顏悅色的小面孔溫柔黑亮的眼睛，有些變動，因為他不是個怯懦的、怕事的、柔順的小孩子啊。

他所想得到的，便是說得出的；他所要的東西，他也都敢問詢的；不肯服從的時候，他也敢拚命反抗的。

他這樣的大膽，加上了他的許多特殊的壞處，如懶惰、虛榮心、易怒等等；便合成爲一種很難管的力氣了。

但依他自己看呢，一切都是自然的，不加思索的。

他所做的糊塗的事，是從來沒有在事先考慮過的；但他的悔悟，却常常是忠實的，有時并連帶着一種可憐可憫的表示，使得人



家，一切都要饒恕他了。

他現在既取得了幾天的自由，便快活得很，在一個狹小的引道上，鎮靜地散步着；這條引道，是由那小山谷洞中的花園起，一直達到圍牆的末端。

地上的沙泥，被寒氣凍得堅硬了，踏在腳下，沙沙響着；樹上的枝杈，都被着一層的薄霜。

「人家在這裏，真像在個冰林中呢，是不是，羅羅？」馬利奧說了，用手撫摸他身邊的母狗。

小孩子和狗一起登上那行道，一直登到引道末端的小門止。一到了那裏，馬利奧突然回過身來，將手臂擺了三下，要想快



跑，要從那引道的斜坡上飛奔下來。

那母狗羅羅，樂得發狂了，便高興地跟他一齊跑，雖然她生得肥胖而且年紀已老了。

馬利奧跑的時候，不覺觸碰着樹枝，弄得滿身都是霜；他那青黑的頭髮，亂撲着霜粉，好像古時的老侯爵一般。

但他却跑得第一個快，因為羅羅很怕冷，走了幾步，便停住腳，搖落牠身上的冰霜。

「去取暖罷，怕冷的狗，今天你在外面，是覺得太冷了。」那小孩子對着狗說。

那母狗便趕快跑回家去，烘火了。



馬利奧，現在只有他一個人在外面了，便跑到養兔場，養鷄鴨的地方去參觀，又去見老園丁羅倫，他便向園丁問好。

最後，雖然這是不許他做的事，他偏要走進馬房裏去，那時，他忽見有個小孩子，站在馬房門外，年紀好像同他一樣大了。這是一個瘦小的，懦弱的，短矮的，鄉下的小孩子。

這小孩子的頭髮帶着淡黃色，那顏色很不好看的，他那藍色的眼睛，是很怕人的，好像是隻養得不馴良的畜生。

他身上穿着七穿八補的衣服，手中擎着一大片塗奶油的麪包，很饕餮地喫着。

馬利奧站住了，和他對面，端詳着他，覺得很奇怪。



馬利奧最後便向他說：

「我不認得你的。你在這裏做什麼？你名字叫什麼？」

那被問的孩子，却不來答應他，只低着头將一隻腳上的木靴，摩擦着那一隻的腳。

但那小孩還是吃着麪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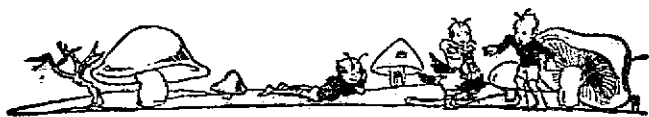
「他好像肚子餓得很，」馬利奧心中想。便又用了親愛的口腔，來問他道：

「你住在我祖父這裏麼？」

一聲都不答應……

「啊！這樣，你不是不是一個啞子？」

馬利奧結識白唐



他便從自己的袋裏，取出了五六枚的彈子：

『說聲謝謝我就都給了你。』

那孩子，很貧的樣子，向那人家所送給他的禮物瞟了一眼，他很有意思說話，因為他的嘴，已經啓開了……但他的嘴裏，塞滿了東西，使得他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後來，馬利奧快要把這些彈子，放回他自己的袋裏去的時候，那可憐的小子，方才極力使個勁，閉了眼睛，伸長了頸，用着口中貯滿東西的含糊聲音，低聲地說了一句「謝謝」，差不多使人聽也聽不見的。

『給了你罷。』馬利奧誠實地說着，便將這些彈子，滾到他的



手中去了。

但是馬利奧正想繼續同他談話時，那孩子却放腳跑了。如此艱難開始的談話，就此完結。

『小野人，滾！』馬利奧怒得狂喊起來。

後來，看見了他跑回別墅裏去，便說道：

『噯！他是住在祖父家裏的！或者是這裏的用人吧……吓！真的，他不能虛費時間的，他不該當在這裏閑話的。』

他便跑去問姑母了。姑母果然給他說，這個孩子，名喚白唐，是家中新僱的傭婦若西得的兒子。

這個傭婦，是窮得不得了，所以人家才許她帶了兒子在身旁。



雖然這孩子，還不能做什麼事體的呢。

『你的彈子，要同他別種的寶貝，放在一起了，大約一定是這樣的。』呂西繼續着說。『人家所給他的東西，他便立刻存儲起來；若是你會變做他的好朋友，到了有看得他的盒子資格的時候，你自會在那盒裏，看到最舊的鈕扣呢。』

馬利奧一探得了這些的情形，就想把他做個將來的同伴，結個最厚的交情，所以馬上便跑到廚房裏來。

他到了那裏，看見白唐手中，正擎着一個水蒸的番薯。

『來吃湯啊！』若西得正命令着他。

『你還要吃湯！』馬利奧駭異得叫了起來。



在他母親面前，一定可以給他些膽力，因為這一回，那小鄉下人便會微笑起來了，並且，一坐在桌邊，他還敢冒險答應了一句：

「吃湯嗎，是的。」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人的面孔，一顯了笑容，便有點可愛的樣子。

白唐這時的面龐，便沒有剛纔那樣野蠻難看的樣子了。

馬利奧，心中喜歡得很，便想道：

「看吓，現在他不怕我了，我們倆將來很可以一起玩呢。」

那時候已敲過六點鐘了，他又要回到飯廳裏去，他的一家人都聚在那裏等他呢。



他走進飯廳，望他的食具上看了一眼，便賭氣着叫道：

「呵！祖母，你給我肉湯太多了。」

「吃吓！……吃吓！……這湯可以使小孩子容易長大起來呢。」

「人家常常給我說了這些；但是白唐，湯也喝得很多了，你看他是多麼小。」

「因為他并不是常常吃得這樣多的，」那老祖母答應說，她的面上突然顯出動人的慈悲樣子來了。「不過，這也不是因為沒得吃了肉湯，他便不會長大；」她繼續着說。

「他來的那一天，一看見人家所給他預備的大床鋪，他便跳



起來，拍着掌，他是多麼歡喜呵！後來，看他又叫道：「你常常給我說，我是不會長大的，媽媽；我將要變大了，去，現在我能殼長大了。從前就是因為不能長大，所以才不會高大呵。」

「我聽了這些話，便問若西得，這是什麼意思。她便給我說，因為沒有錢買隻搖籃，他便把白唐睡在一個捏麪包的箱子裏，在那裏，他自從四歲以後，便不能伸長了。」

「這可不是很可憐的事嗎！」

「呵！也有小孩子，沒有床鋪睡的麼？」馬利奧插入問。

「哎呀！是啊！你現在看見了。」

「你看見白唐貪食，便很奇怪嗎！想想看，他從八年以來，常常



是飢餓着呢，常常如此啊！」

「他的父母所住的瓦窰，離開這裏的鄉村不遠，也沒有一個人去看顧他們；因為他們連養一尾豬的糧草都沒有，他們只好一年到頭吃着菜湯。因為如此過活，所以他的父親便害了病，不久便死了，他那屋子的業主，便把他的母親若西得和他，一起趕走，并且把櫃子、衣廚、衣服扣留了……」

「哼！你要怎樣？她欠了人家兩年的租錢，而且那業主，自己也是窮的呢……」

「這是許多人苦處的歷史，真的一言難盡呵！」那老祖母很傷感地結束着說。



兩行熱淚，從馬利奧眼中流出來了；他忽然立了起來。

『父親，我要把我的鷄腿，送給白唐去吃。』

『可以的吓，小朋友。』

那孩子，便拏了盤，離桌去了。

因為過了許久，他還不回來，人家便派人去喚他。

『我在看他吃呢，』他回來這樣解釋。『這樣可以使得我很愉快的！他好像第一次吃着異味的樣子。』

『這不是一種理由使你來挨餓的，親愛的。』呂西注意着說。她便取了一塊小鷄翅，送到姪兒面前來。但是他，搖着頭英雄似地答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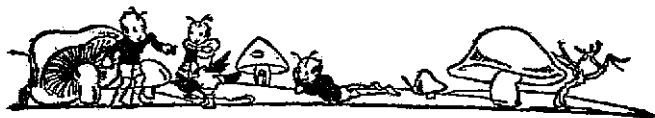


馬利奧結識白唐

四〇

『謝謝，小姑母，我今晚，要挨餓的，不食鷄子了。』

『讓你挨餓，不食鷄罷，親愛的孩子，希望天主，不要使你再見着別個挨餓的人罷。』那老祖父喃喃地說。



第三章 馬利奧鬧學

到了第二天，馬利奧走出房來的時候，看見那若西得的兒子正在房門口，守候着他。

「你在這裏，等了好久了嗎？」

「好久，是的。」白唐嘆了一口氣回答，將他的雙手，在他粗布衣上摩擦着，現出很爲難的樣子。

「你吃過了你的湯沒有？」

「我的湯嗎？沒有。」

「我想你一定在等着我吧？」

馬利奧鬧學



「我等着你是的。」

「吓！你所答應的話，真好像迴聲一般！」馬利奧哈哈大笑起來，叫着說。「那麼，來吃早飯罷！忠實的迴音！」

他們倆便去並排坐在廚房前的桌子邊了。

馬利奧沒有注意白唐對他所說的話，都很客氣，常常叫他「先生」；因為馬利奧覺得這是很自然的；讀者不要以為馬利奧小小的年紀，就曉得社會階級的不平等呵。

他在這個時候，惟一的注意，就是要趕快搶先地吃着，以表示他吃飯的本領更能幹些；後來到花園裏的時候，他惟一的專心，就是向他那卑下無用的同伴，表示出他的氣力和他的技巧。他的虛



榮心，實際就是這一點兒。

但他這種虛榮心，却到處佔着便宜呢。

當白唐看見他從門外石階的斜阪上攀登進來的時候，看見他很冒險地跳躍着，看見他拿了一條棍子，棍上頂個帽子，豎立在手掌中，搖搖欲墜的樣子，看見他登着高蹺行走的時候，他最先只是落開着嘴看着，他實在覺得很奇怪的。

後來，當他也敢開口說話的時候，只是說：

「你是很靈巧呵！你是很敏捷呵！馬利奧先生，是的！」

「可不是嗎？」馬利奧很自信的，很得意地回答，并且繼續說道：「你也很要同我一樣的玩着嗎？但這是很難的事呵！」



他現在又要苦心焦思地，去想發明些愈變愈奇怪的東西了。
「若是我有條吊擺棍，和一條硬的鐵桿，哼，你可看見！我將具有一種角鬪的力量了！」

「你也很會念些祈禱的書嗎？」

「好啊！我快要學到拉丁文了。嘻！你要不要，我給你念出一篇很長的童話出來，給你聽嗎？」

他便背起「狼和羊」那一課書來，但他背不完。

由是，他就自己辯解說：

「我忘記了一點了。到我的房間裏來，我在那裏念給你聽的，我也可以將我的鐘子，拿給你看，我并且能敲，在你的面前，寫字給



你看的……」

人家的境遇一變，眼光一變，便什麼都變了的！

那些簿子、書籍、連那可惡的櫃子，如今在馬利奧眼中看起來，都有一種可愛的景緻，這些東西，從此能穀在他眼中，變做有些價值的了。

白唐一看見他的新朋友，能穀在他眼前劃着文字和數目，他羨慕得無可底止了。

後來，當馬利奧把東西展覽過以後，便說：

「現在，輪到你了，把你的東西拿出來給我看看。」……

「我的東西嗎？」白唐柔順地答應着，「是的。」



他說了這句話，便跑向自己的房裏去。馬利奧也跟了進去，便看見白唐突然爬到床下去了。馬利奧還沒有時間去問他這是什麼緣故的時候，他已從床下推着一個舊紙盒出來了，他一出來，便坐在地上，將那盒子放在膝上。

後來他便把那盒子揭了開來，讓他的朋友去觀賞他的寶藏了。

在那盒子裏，什麼東西都有：那小姑母所說過的舊鈕扣、線頭、破茶盃、花園中拾來的炮輪和彈壳、祖母送給他的值六個銅板的紙兔兒，什麼都有……

那天馬利奧送給他幾個彈子，也排在盒子裏；白唐帶着笑說



道：『我把彈子很好保存着呢！』

『只須給一點的東西，便可以使得窮人喜歡了；』馬利奧這樣地想，『等我回去的時候，我要問我的媽媽，准許我將我所有的舊玩意兒，一古腦兒送給他們罷。』

他便跑出來了，一面向着白唐命令着：

『等我一會！』

他過了一會，果然又來了，手中擎着一頭缺一耳缺一尾的木馬來。

『我把這頭馬給了你，都拿去罷。』

『真的？你把這馬給了我麼？』



『是的。』

白唐，歡喜得臉紅起來，便站起身來；後來，很拙笨地，好像一個不慣和人親善的一般，他把馬利奧的頸抱着接吻，對他說：

『我很愛你，馬利奧先生，是的！……』在他這平常用慣做談話煞尾的「是的」兩個字中，實含有長篇雄辯的演說裏所表示不到的一種親愛和感恩的意思呢。

從此以後，這兩個孩子，便沒有一天不聚在一起了。馬利奧總是走在前面，昂着頭，兩隻手放在袋裏，隨便是什麼天氣，他頭上總不肯戴帽。

白唐跟在他後面，用條寬大的圍巾，繞着頭頸，他的帽子，直蓋



到眼際，手中差不多常常拏一塊熟番薯，或是一片麪包，

白唐從不查問他們散步的目的地，實在他魯鈍的頭腦，也不會有任何的好奇心。

他受過很多很久的貧苦，所以他最關心的，只有一件事，便是「餓」字。只須他的胃口能覺得快活了，他的心中便滿意了。

所以，在那天星期日下午，他不意中也跟到那孟德車古堡去的時候，任他的同伴，怎樣要他也去賞玩那裏的古跡，怎樣指給他看那斷井頽垣中，巍然獨立的高塔，那闊得和道路一樣的上面掛着藤草的舊牆，那透明而且覆有圓蓋的地窖，（據馬利奧說人家儘可在裏住着的）他一些都不覺得興味。



那個小鄉下人，那時的心中只是恐怖。

他不停地戰慄着，只怕會跌落在洞裏，又好像覺得有塊石子，會跌到他的頭上來……

『啊！那麼，你真是個卑怯的人呢！』馬利奧到後來便叫起來了；他看他那樣怯懦的形狀，真是有些不耐煩了，便帶他向平原那一邊坐着。

馬利奧向着那伏在舊墟城腳下的幾個鄉村，看了一會，使用手指着遠地裏，一座好看的、時髦的、建在園林中的房子，對白唐說道：

『你看見這座宮殿麼？牠是屬於我的金黃色的仙女的。』



「仙女是什麼東西？」白唐問。

「就是……就是……實在仙女是沒有的……！……但我的那位仙女差不多是真仙女了。我所要的什麼東西，她都會猜得出的。我去年假期中認得了她。有一天，我們——我同于禮兩個人——要做個戰爭的遊戲。」

「于禮是我的哥哥，」馬利奧解釋着說，「他是十一歲了。我還有個姊姊，比他年紀更大些，我還有個小弟弟。我們共是四個兄弟，我的哥哥于禮，是很細心的；他有了槍和其他必須的東西，我却一些都沒有的。因為我把槍早就弄掉了。沒有武器去同人家作戰，很不便當的呵。那時，我是在祖父的家裏，我站在假山的石階上，我



自己對着自己說道：

『沒有槍！這是多麼討厭！』

『嘩啦！忽有一個好看的女人出現了。我也不曉得她從那裏走出來的，因為我沒有看見啊！……你曉得她的手中，拿着什麼？……是一枝槍啊！她就這槍給了我。我呢，我就想：

若是她還能殼拿給我一些子彈，那她真是個仙女了！

『嘩啦！她從袋中，取出了三盒子彈。咳！我的老友，如果她是在她家中的話，我將要去找她了。因為我現在要一個喇叭玩，我敢賭賽的，我想到了這個東西，她就可以把這東西拿來給我呢！至於我那枝槍，發射得很好，我那些彈藥，也沒有一粒放不響的！



「恰好那一天晚上，她在我祖父家裏吃晚飯，——原來她是李唐家中人，名叫查格金；是我小姑母的朋友，——我便對她說，等我長大了，我要娶她做老婆。她也是很願意的。她是生得美麗，嬌艷；她有金黃色的頭髮，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叫她我的金黃色仙女。」

「你曉得她叫我什麼嗎，我啊？」

「不曉得！馬利奧先生。」白唐答應說，他對於這篇故事，還不大懂得清楚呢。

「她叫我做她的未婚夫呵！或者是她的親愛的王子。你在今年的暑假的時候，可以見到她了。」他結束地說着，一面下令回去了，



因為他剛聽見教堂晚禱鐘響了，他很喜歡同祖母姑母到教堂中，去聽那晚課念經的唱聲。

這一天，就是這樣，帶了一些煩悶的意味完結了。

馬利奧看見他那假期最後的一點鐘，跑也似的過去了，不免有些失望。

他還想得到個新假期；但是這一次，雖有他的祖母來幫忙，呂西却總是不肯答應。

於是，他便對着白唐說：『你在我上課的時候，要坐在我的身邊，懂嗎？』

『我可以在你的身邊，是的。』



到了上課的時候，白唐果然也跟着進來了。

至於馬利奧呢，他却無聲地坐到那房間的紙堆和圖書中間，兩手平放在膝上，兩肘張開着，學着園丁勞倫，夜間在廚房中談話的姿勢。他一面大模大樣地，對姑母解釋道：

『讓白唐來看我讀書罷，小姑母。』

當他默寫或背着童話書的時候，他時時看了他的同伴一眼，好像是給那同伴說：『我的學問好不好，哼，我的學問好不好？』

呂西在那天，便給他立了一張課程表。

上午：九時至十時上課。十時至十一時自習。

下午：二時至三時上課。三時至四時自習。



那課程表上，還規定着：

每一課的書背得好，每一題的功課做得好，都可得着一個好的分數。

在一個星期中，得到了二十個好的分數，便可得賞一個佛郎。這是這樣了……

那位女教員，並沒有預算到她的學生，應該怎樣受罰的情形。在那起初的三日中，這學生，照她看來，好像是很規矩的。

呂西，並不會理會到這種勤奮的真緣故，便以為姪兒有了讀書的興味的時候，馬利奧，却已厭了，只在白唐面前誇張着，實已恢復了他那懶惰的常態了。



不過，在那天星期六的早上，他注意他的分數起來了！

他一看只得着九個好的分數，便說：

『這是不可能的！你有些忘記了嗎，小姑母？』

『你很曉得，你說這話是不對的，因為我都是在你的面前記分的。』

『那末我今天多用功些，難道也得不到二十個銅元麼？……』

我呢！我想要買一雙木靴，送給白唐穿呢。』

『我不能答應你的。』呂西答說。

從她的臉上的表情看來，顯見她所說的話是假的，倒弄得那孩子笑了起來，抱住她吻着。



馬利奧終於得到錢了。

不過將銀錢拿給他的時候，呂西故意用著嚴厲的聲音說道：「這是因為你的用錢的目的很好，所以我才拿錢給你，不要忘記。下一個星期，我要照著課程辦理的。」

下一個星期嗎！說話的那天，人家還在星期六的晚上呢……
這下一個的星期，沒有一天就會來到嗎？

這個星期，偏是又來了，並且很是囉嗦的，因為馬利奧越變為不可制馭的人了。

獎勵、罵詈和懇求，一些都不能制服他的惡意了。

他揭開書，便開始打起呵欠來。他也不聽人家問他的話，只是



顛倒錯亂地答應着。

在自習的時間，他趁姑母不在的時候，便向白唐做鬼臉，或者在簿子上畫些人物。

所以末了，他只得了四個好分數。

這一次，呂西因為得到父親來做後盾，——祖父原來很關心到孫兒的學業的——便強硬起來，一些兒不肯退讓。

隨便他在姑母面前，哭泣、請求、許願，一點都沒有用。

但正在這樣爭論中，祖母突然來了。祖母被他鬧得軟化了，便說祖父和小姑母是兩個專制魔王，狠心的人！祖母便從袋中取出一個，又白又俊的銀錢，給了馬利奧。



『比方，你再這樣的話……』祖母給錢的時候對他說。

『呵，我不再這樣了，請安心罷。』那小孩子說。

實際上，他的意匠很豐富，他可并不再要這樣了。

到了下週星期二，在自習的時候，呂西走出課堂了一會，回來時，看見他全身伏在地毯上，石版放在他的面前，雙腳高舉在空中舞着。

她便要叫他起來，端端正正地坐着。

『那末，我不能設用功了；我正在用腳指做算學呢。』他賭氣般說着。

『你在學校裏，也是這樣的嗎？』



『不，這是禁止的。』

『那末你已很曉得這是不該當的了……』

『是的，』他勝利地答應着，『但是我所做的算題，却沒有一個做得正確的。』

因為照呂西看起來，最要緊的，就是求他會做得出，所以她也
不再來爭執了。

她自己立志，不再離開馬利奧了。

但是過了幾天之後，她又跑到客廳裏去了，去接待來訪她的
一個女友，和那女友說話，約略說了有半句鐘的時間。

呂西回來找她的學生時，便很不安心的，自己問着自己：馬利



奧在這半句鐘的時間內，該吵到怎樣的田地……

她一走進了房中，她最先覺到的，就是馬利奧已不在原位了，好像不在那房間裏一樣。

她又覺得白唐的面孔，並不如往日昏昏地想睡那副樣子了。白唐雖是，真像安靜地，照常站在那房角；但他的眼睛，好像是在笑着；他的兩肩聳着，直聳到他的耳朵邊，好像爲要遮掩着笑容，或者是恐怕要說出話來，他把兩隻手按住着嘴。

呂西問他，馬利奧到那裏去了！……一些沒有答應！……

『喂！回答啊！』她很慈祥地反覆問着。

那個小鄉下人，固執地守着緘默。



到底，他的雙頰受着兩唇的壓力，漲大了起來，一陣狂笑從咽喉裏衝將出來，把那兩頰漲得圓圓地，好像一輪月亮似的；慢慢地，遲疑地，他的一雙眼睛漸漸地轉向那紙堆上看去。

呂西的眼睛，隨着同樣的方向望去時，她便也放聲呵呵大笑起來了。

原來那馬利奧，頭上戴着一頂尖帽，帽上頂着一隻角，一雙眼睛，隱在兩個紅紙做的圓環裏，在那環中間，鑿着一個洞，一個手指直伸到鼻上，嘴唇做着鑿盤的樣子，兩隻腳盤坐着，正在學那菩薩坐禪似的，不動地坐在平常安放印度佛像的地方。

『你爲甚緣故，這樣假裝着？』呂西大叫起來，並沒有表示她



的尊嚴的態度。

『我今天早上，把那小佛像，弄碎了，小姑母，我應該要來代牠的啊！……』

呂西忘記昨天曾禁止過他，不許他去動那個佛像的事情了，便跑了出去喊她的父親母親來，觀看這個小孩子的惡作劇。

連若西得廚婦，都被請了來參觀的。

衆人看了，便都大笑起來。

白唐在這場很不謹慎的歡笑中，却極力壓住了笑聲，不敢放肆；馬利奧呢，他却一無感覺，正在咀嚼他勝利的滋味……

就是這樣，漸漸地，那位女教員所賸餘的權威，便一天天，慢慢



地從她的脆弱的手指中脫落個淨盡了！

馬利奧鬧學

六五



馬利奧痛打白唐

第四章 馬利奧痛打

白唐

那時候呂西還想振作起來，不肯太示柔弱了；因為她自己也覺得每天都有可悲的結果發現了。

到了十二月中旬，趁一天晴朗的天氣，她帶了兩個孩子，——



六六

馬利奧到鄉下看雞籠 第四圖



因爲那時的白唐，已好像影子一般，只是緊隨馬利奧了，——拿了幾件她和母親倆手製的寒衣，去送給一家窮人穿着。

當呂西高興地把那衣衫，親手去給一個差不多赤裸的小囚穿着的時候，馬利奧便去參觀那貧人的住家。

他看見食具廚上，安放著許多各種顏色的盤碟，廚房中幾塊肥肉，和幾包苧菜，天花版上搖擺著好像念珠一樣的洋蔥，牆上一張愛比拿畫像，這一切都覺得是很奇怪，很好玩的。

他的眼睛，忽而轉向到煙囪旁邊，看見一隻籃子，在那籃裏，有著一打左右的雛雞，爭先恐後地叫着。

那家主婦向他說：一天有個母鷄要孵卵，她卻正希望得到時



新的小母雞，便把許多蛋給母雞去孵出這許多小雞來。

馬利奧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小的雞，便蹲踞在雛雞的籃旁，去好好地觀看。

『看啊！小雞自己會吃了，這可不是笑話嗎？來看，小姑母。』

『小雞自己會吃，是的，我很曉得的啊。』白唐報告說，他這時覺得很自負，因為他曉得一件同伴所不曉得的事體了。

『你也曉得飼養小雞嗎？』

『是的，』他很自信地肯定着說，雖則他長得這麼大了，實在還沒有飼養過一隻雞呢。

『小姑母，白唐說他會飼養雛雞的。你給我買下這隻小黃雞，



我求你。」

「不。」呂西溫和地而又很堅決地答應着。

「爲什麼？」馬利奧問；他對於姑母這番抵抗，覺得很奇怪，因爲他，素來受不慣這種違抗的。

「因爲一到了你的手裏，小鷄就要死了。」

「但是白唐既然說是……」

「不要多話。」呂西截住說，「這一次，我不讓步了。」

馬利奧便發脾氣，頓着足，大哭起來……結果，他終究只有回家去，並沒有得到他所要求的東西。

回到小茅別墅裏，他揩乾了眼淚，說道：

馬利奧痛打白唐



馬利奧痛打白唐

七〇

『好！單單給我一顆蛋吧，我會把牠變做雛雞呢。』

這個奇怪的提議，倒把呂西弄得遲疑了一會。

最後，她便拿了三個蛋，給她的姪兒。

『拿去試試看！』她嘲笑似地說着。

馬利奧很覺得爲難起來了；實在，他打算向祖母借隻母雞。或

者請祖母教授一點孵雞法。

祖母說：『我的母雞，要等牠高興的時候，牠才肯孵啊，我的寶

貝，現在冬季，牠是不高興孵的。』

『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我也想不出來的。』那老祖母，看他有着這樣奇怪的空想，



覺得很有趣味。『我所能殼對你說的，就是要孵化一個蛋，是要把那個蛋，放在一處溫度有四十度以上的地方，放在那裏，要經過差不多二十一天功夫。』

『就是這樣完了嗎？啊！好！好！若是只要這樣，並不爲難啊！』馬利奧答說，『白天我把蛋放在廚房中的火爐暖箱裏。』

『夜間呢？』祖母變了臉色問。

『我把牠放在我的床舖中。』

老祖父薩皮安，聽了不覺呵呵大笑起來，口中喃喃地，獨自說了幾句話；在這幾句話裏，馬利奧好像聽見說什麼要壓成蛋餅的哪。



雖則這樣，却并不能阻止他的熱忱，晚上他把鷄蛋放在他的枕頭下。

爲要避免被祖父預料着，他便立志要在一夜中，一動也不動地臥着。

果然，他平常在早上起來的時候，老是看見自己睡在床腳的，現在却仍在原位睡着。

真的，他每逢睡覺着時，一看見窗中透進來的月光，他就驚醒了，便轉臉向床裏睡着。

哼！這樣不安睡的苦處，還用說出嗎？但是……那顆蛋却仍舊滑到他的身下，被他的背一壓，壓得像爛漿糊一般了！



這真是懂不透的事情啊！

爲了免得再來一次新變化，白唐便來擔任孵化第二個雞蛋的任務。

因爲白唐在睡覺時候，從不會動過一下，他自己很曉得的，白唐母也說過的。

不過，到第二天早上，那蛋殼却破裂了。白唐看見了，便把蛋中的黃白，趕快地吸乾；他慚愧地向馬利奧解釋，是恐怕那些蛋黃蛋白，流掉了可惜。

『有什麼要緊，人家可以用膠水紙縫補的呢。』馬利奧憤怒地說。



馬利奧痛打白唐



她看見兒子嗚咽地跑來，便問說：『什麼事？』

第五圖 馬利奧和白唐打架

七四

『下等的貪食人，滾蛋！』他說着，便在白唐的頰上，掌了一下。

白唐哭了起來，便跑回去找母親。

『傳播是非的東西！』馬利奧叫着追來，『你去告訴了，人家就要來罵我呢。』

若西得，這時剛從鴿棚地方回來，手中捧着兩隻小鴿子。



「我們爭吵啊。」馬利奧趕快地答應着，一面用肘推着白唐，貼近他的耳朵，低聲說道：

「不要哭了，愚人，我將把飯後的果品，同你分吃罷。」
他說了，一眼望見了鴿子。

「牠的毛，怎麼這樣少！」

「牠還小呢。」若西得說。

「那鴿子，在冬天，也會孵雛麼？」

「嘻！這種的畜牲，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會孵雛的。」

「好了！鴿子也能把我最後一顆雞蛋孵一下罷。」馬利奧想，他一想到這個法子，以為結果一定不會比從前兩個雞蛋更



壞的，所以他那天，就拿了蛋，送到鴿窩裏去了，他看見鴿子窩裏，已有了兩顆的鴿蛋。

雖然他對於這番嘗試，不敢有十分大希望，不過在第一個的星期中，他却每天，都要跑去看看未來的雛鷄，出世了沒有。

但過了幾時，他的查問，也漸漸減少下來了。

後來，聖誕節帶着聖誕禮物來了，大雪也帶了雪橇和跑冰鞋來了；頓使馬利奧忘記再走向鴿棚的路上去。

他那時只管造個新的跑冰場，所以在一月五日早上，在他進課堂的時候，他下了一道關於這建築事情的命令，給白唐說：

『你先到引道上去，將那雪堆積起來；然後把些水好好的澆



上去，一定會凍結成冰的，天氣是這樣冷呵！你一做好了，便要來看我。」

白唐很榮耀地接受這個差使，便走去照辦了。他許是在那裏盡心辦理，因為差不多要過了一個鐘頭了，才看他亂髮的頭，從課室的半開門中，伸了進來。

但這一次，白唐却不照平常老法子，羞怯地滑到他的原位了，他却跑到馬利奧的面前來，面孔帶着驚訝的樣子，好像遇着一樁奇事。

「牠是生出來了，」他喊說。

「哼！什麼？那個生出來了！」



『小鷄』

馬利奧快樂得歡呼一聲，把他的鋼筆就擲開了，便跳了三下，立到土臺上來。

他去了不久，便回來了，無限小心地，捧着一隻極小的雛鷄，放到姑母的膝上來，用着動人憐愛的樣子說道：

『牠快要凍死了！』

可憐的小畜生！牠有什麼意思要跑出蛋殼來呢！牠的命運，可不是更壞了麼？有什麼巢窩，比蛋殼更好呢？

原來，前天晚上，那母鷄孵出了兩個小鷄來，那時的小鷄，身上還沒有羽毛，時刻要母親來煨牠們，所以母鷄便回來了；忽然在蛋



穀殘堆裏，看見有隻特別的小鳥，身上穿着黃色的羽毛，傲慢地，露爪立着；便嚇得叫了一聲，向後退去。

那雄鷓聽了那雌的叫聲，便跑過來，也同樣地錯愕起來，牠們倆兇惡地，在那雛鷓旁邊，古古地叫着，互相探問，最後便把那小鷓趕出窩來。

那新出世的鷓，還自問着，這一對很不客氣的夫婦，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小鷓還不曉得憂苦呢，牠現在所等着的，就是媽媽啊……

……
牠能穀不能穀猜想到，因為住在一個不認得的窠中，不意受



了孵化。牠却得到一種差不多從古希有的災難，就是一生出來了，便沒了父母。

隨便是人或是鷄，一個小孩子沒有母親，在幼小的時代總是毫無樂趣的。這隻雛鷄所受的痛苦，便是一個例證了。

牠就在那逃避的地方的一隅，看見小鴿們正在用膳……牠呢，牠却挨着餓不得食啊。

爲什麼人家一點也不給牠分食些呢？……

牠那圓圓的小眼睛，充滿着憂鬱的神氣，在牠所住的黑暗的地方探望着，只是常在希望牠的鷄媽媽顯出來；可憐牠在蛋殼裏的時候，已經熱望着牠的媽媽了！……



那一天，牠只在牆上，找到了一些東西食了，到了晚上，利用着夜間的昏黑，便大膽地跑到鴿子窠裏去過一夜。

啊！照牠看起來，世界上，是何等痛苦啊！雛鷄的命運是何等可憐啊！

到了第二天，被白唐瞥見的時候，牠正在飲着雪溶的水，牠正快要凍死了。馬利奧恰好及時跑去，救了牠進來。

當馬利奧看見雛鷄吃飽了，住在火爐旁一個由呂西親手鋪成溫軟的籃內的時候，馬利奧用撫媚的眼光，看着姑母說：

『你來幫助我飼養牠，好嗎？』

『白唐可不是已保證着說他能穀好好地盡力飼養了。』呂



西用着嘲笑的口氣說。

「是的，到底……我不敢信託他，我更喜歡由你來擔任。」

「也好，我肯答應了這個，但是，你也要努力用功的。」

「那麼約定好了。」馬利奧答說。他那時懇求的慾望，戰勝了懶惰的常態了。

這種協約，實際在兩方面，都不能誠意遵守。但是馬利奧却也會想盡些力，去守這規約呢。

尤其是在起初的三天內，他常常表示出一種可以做人模範的柔順。

據老祖母說：那隻小雞是雌的，他們便叫牠「哥倫」——意



思是說在鴿棚裏生的。

那小雞一經養馴了，便會聽人家叫牠的名字了。

雖然牠是對於無論何人去愛撫牠，一例歡迎的，但對於馬利奧，却有些特殊的情感呢。

當馬利奧出來的時候，牠便離開了雞籃，跑到他的面前來。牠一到了有力氣的時候，便像狗一般，跟着主人，在家中四處亂跑。

就是馬利奧坐着的時候，牠也利用着初生的小翼，撲到他的膝上，或是跳到他的肩上來。馬利奧鍾愛牠到極點，便立志永遠不離開牠。

那哥倫，也同別的受慣人類良好待遇的畜生一樣，漸漸兒放



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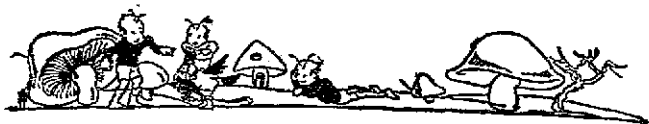
小鷄在母狗羅羅旁邊，旋轉了幾回以後，便大着膽子，跳到狗的背上去散步了，羅羅倒也很喜小鷄這樣，因為小鷄在狗背上，啄去了不少的狗銼。

若是主人不來照顧哥倫，哥倫真要想代替貓兒咪咪，盡了同樣的義務呢。

但是馬利奧已經看見好多次了，那貓兒看見雛雞時所表示的態度，正像白唐看見了肉湯一樣……

真是天曉得的，白唐看見了肉湯，是不是饞涎欲滴呢？

馬利奧在那貓兒偽善的臉上，看出牠意存吞食雛雞的樣子，



頓使他老是掛心着。所以他一走出家，總是把咪咪先趕到門外去的。

他雖然極細心了，但他在遊玩得有興的當兒，忽然會停止游玩，說：『我敢斷定人家又把小貓，放到哥倫的身旁去了。……』

他一想到了，便趕快地跑去看看。……

所以當他得着長上的許可，能跟着老祖母和姑母，一起齊到沙龍那地方，去購買物件的那一天，馬利奧便在上一天晚上，再三地嚴厲吩咐着白唐。

他不准哥倫離開房間，他要命令白唐時常給牠東西吃，要陪牠在一起。……他要禁止貓兒咪咪跑到廊上來。……



總結一句，他要禁止許多東西，又要命令許多東西，弄得白唐一面只管聽了一句，答應一句『是的，馬利奧先生，』一面考慮着要用什麼法子，才不會忘記這許多東西。

啊！誰知道白唐沒有忘記什麼，馬利奧自己卻忘記了一件事情了。

原來，等到坐上車子的時候，馬利奧才忽然記起來了，他沒有把他房間的窗門關好……

他趕快地站起，便要跑下車來，但那園丁勞倫，那時來執行着車夫的職務，却已坐上車頭了……

若是人家不肯等他回來，擅自開車走了，便怎樣呢？難道他就



放棄這個覺得很有趣味的旅行了嗎？

白唐一定會把那窗關好的……如果他想不到怎樣辦呢？……

正在他遲疑的中間，那車已經開始前進了……

正在這時候，小鷄哥倫自己一個兒獨居得有些煩悶了，便在房中器具上跳來跳去，一直跳到窗前的欄杆上。

牠自生出以來，對於世界的觀念，到了今天，忽然大大變化起來！牠覺得氣候，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春暖花香的；牠覺得太陽，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快樂地照耀着的；牠覺得土台盡處所堆積的細沙，總沒有像今天這樣美麗，會引誘得牠撲下去的……



沒有一個人在那裏會對牠說：「當心！」因為牠是沒有母親的！……

牠也沒有注意到天空中旋轉着的一個黑點，便用盡牠的力量，跳到一個藤蔓的枝上，就一枝一枝的，盤旋到地上來。

那時白唐却正在食飯呢；他剛坐在房門前最後一個的石階上，陪着羅羅母狗在一起；忽見那隻小雛鷄，在他的面前跑過。

他頭一個動作，便是要趕上去捉牠。

第二個的意思呢，他偏要服從了這第二個意思，便是先要把他塗牛酪的麵包，放到一個安穩的地方去。

但等到他安放好了再來追的時候，他却已找不着小鷄了！……



……小鷄已是不見了！……

原來剛纔突然地，剎那間好像一塊石頭落下的一般，那一個空中的黑點——便是一隻大鷲鳥——飛來撲着那雛鷄，把牠搶去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十一點鐘的時候，那班出去買物的人，回到小茅別墅來了。

一下了車，馬利奧，他帶了許多的玩具回來，看見了白唐不會跑來接他，就覺得很奇怪了，便大叫道：

『白唐！白唐那裏去了？在那裏躲着呢，這小呆子，快來罷！我買了一個風車給你，一個兩翼會轉動的風車給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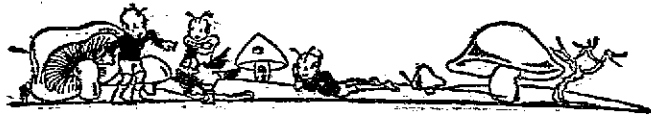
雖用了這個很有引誘力的通告，却仍然沒有效果的。

這種異常的事實，使他大大的驚愕起來，他便開始去搜尋他的同伴了；最後，他果然在一顆樹葉遮滿土坡上的大胡桃樹後面，尋到那個正在瑟縮着的白唐。

那時白唐早已哭成淚人兒似的一般了！他的面孔，自從昨夜起，直哭到了今天，哭得腫起來了；他那嗚咽的態度，早已默示個不好的預兆給他的朋友看；所以馬利奧只能用一種窒息的聲音，喃喃地問道：

『哥倫呢……』

白唐答應不出來。



『你讓牠給咪咪吃去了嗎？』馬利奧喊着說。

同時，他也不等回答，便怒得發狂似的，把那玩具擲到遠處去了，盡力奔向白唐身上來。

『不……不……』白唐反抗着說，『那是小雛鷄自己從窗上跳出去的。』

『你應該把窗關好的啊。』

『你沒有吩咐過我的……』

馬利奧還是繼續着打他，並且說道：

『你應該要趕上去，捉回那雛鷄啊。』

『我本來是這樣想的！……我趕快先把那塗油麵包放好了，



但我回來找尋時候，小鷄已不見了！……」

「你看，果然是你害牠死的，下流的貪食人！」

同時，拳頭便雨點似的，再打到白唐的身上了。

那時呂西，已從若西得的報告裏，曉得大鵬鳥撲食小雛鷄的事情，便趕快跑出來阻止兩個小孩的打架。

「你真是個壞的孩子，」她把馬利奧同白唐分開了，便對她的姪兒說，「這樁禍事，你只能怪你自己不好，並且是你讓那窗門開着的呢。這是不公道的，這是卑劣的，你把你自己的過失，叫別人家來擔承。哼！你是個不值得有朋友的人。」

馬利奧現在也哭起來了，他揩着眼睛，憤怒的樣子說道：



『啊，我錯了麼？我是沒有資格交朋友的麼？……也好，既然這樣了，我走好了！』

他走了幾步，示威似的，搖着他那金髮的小頭。

『我真的走了，小姑母！……』他從白唐身邊走過時，便喊着白唐道：『喂！你來罷。』

『我希望你，白唐，不要去跟他。』呂西極力壓住她的笑臉喊着說。

可憐的白唐，忍耐地看了呂西一眼，也不答應她，將在地上所拾得的風車，抱在懷裏，一面用袖揩着眼淚鼻涕，跟着馬利奧走了。



馬利奧和白唐隱居去了

九四

第五章 馬利奧和白唐隱居去了

馬利奧沿着孟德車古堡的路上走去。

他一路上，只是嗚咽着……

不過，在這一時忿怒的眼淚中，却也包含不少憂愁的味道。

他總不忘記姑母那樣譏笑的狀態的……

他確信如果姑母把他趕走的意思，當做正經起來，姑母自己一定也會不安心的，現在姑母既經笑容可掬的樣子，她應許看透他不能堅持到底的；這樣，真使他感到重大的恥辱了。

他也覺得在這個時候，離家他去是不行的；他的肚子正在急



迫地向他催糧。

但無論如何他總不願回到小茅別墅去了。

真的，他的心中，尚有一種暗暗的希望，使得他不禁好幾次回頭望着家中。

這是不會有的，如果祖母聽見他走了，還不趕快跑出來哀求他回去的。那末祖母就要趕出來吧。

那時還是讓祖母帶了回去呢，還是一定要表示萬不能妥協的態度呢？

『不要回去好！』虛榮心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但是這樣很危險啊！肚子先不贊成起來……心肝太狠了罷！良心也提出

馬利奧和白唐隱居去了

九五



馬利奧和白唐隱居去了

九六

抗議了……」

馬利奧心中斟酌了一會，最後便決定依從那最妥當最明理的勸告。

他雖決定願跟祖母回去的……但祖母却不來找他……

『她恐怕被人家盡力阻住了，不得出來呢。』馬利奧看看路上果真沒有人來，便自己對着自己說：『她一定會派了若西得送些食物來呢！……最初……我先要不肯收受這些東西，要等到後來，等到人家再三求我接受的時候，我……纔說這是因爲白唐的緣故，才肯領受呢。』

但他這第二步的思想，也不見實現……



那理想的一籃食物，也沒有來過……

原來，馬利奧走了以後，呂西便跑到父母面前，報告剛纔那一幕紛爭的經過情形。

「那麼他打算吃什麼東西過活呢？」呂西的母親問。

「我也不曉得的。」

「不能讓他一天餓到晚的，我將要拿些乾麵包啊！……一小片的燒羊腿啊！……送給他吃。這樣也可以教訓他，以後不要這樣地發脾氣了。若是……將來他再這樣，我就一點的東西，都不送給他吃了。」

「噢，媽媽，我求你聽我的話罷！比方他竟再這樣呢！」

馬利奧和白唐隱居去了



馬利奧和白唐隱居去了

九八

『呂西說得有理，』父親幫着她說，『我們對付馬利奧的手腕實在太軟弱了。他現在實在有受些懲戒的必要；讓他去挨一些餓，倒可使得他安靜些。』

『不過，這是沒有道理，去害白唐……』

『不要代白唐爲難，』呂西截住說，『若是他餓得太厉害了，他一定自己會回來的。』

就是因爲這些的緣故，所以馬利奧一直等到下午天一點鐘，還不會見得有人來過。

『啊！人家捨棄了我嗎？沒有一個人掛念到我嗎？……也好……』

……我原想或者今晚……回去……但是現在呢，』馬利奧悲傷地



說：「一切都完了……了……他們不能同我再見了。」

他說了，便轉向白唐這面來：

「來尋幾個蝸牛罷。呵！」……他忽然大叫起來了，「我想到
了！……勞倫給我說過，從前的隱士，都曾收受鄉人所送的。足穀吃
一年的糧食的。你快去給衆人說，我們現在要做隱士了，叫他們不
要忘記了，要把些好的東西來給我們吃。」

「我去啊！是的。」白唐瘦長的面孔，忽然嘻笑起來。

他很喜歡地接受這個愉快的任務，正要立刻動身去執行了。

馬利奧卻突然止住他，說：

「我們現在先來設法食午飯罷，你跑到鄉中第一家人家，問

馬利奧和白唐隱居去了



馬奧利說牛好肉吃得很 第六圖



他們要些自來火來。我呢，我去尋些乾柴來。」

過了半點鐘後，他們倆便對坐在那堡中的凹地裏——這個凹地，此後，將變為他們的廚房和臥室了；——勉強吃着在木炭中烘熟的蝸牛肉，以充飢餓。

「很好吃，這蝸牛肉，」馬利奧說，「實在是很好吃，是不是？」

「很好吃，是的。」白唐也這樣答應着；「但是……」他長嘆了一聲，加說道：「這還沒有那蕃薯好吃呢！……」

馬利奧自己也寧願吃蕃薯的！但他口頭上，却不敢附議。

這一頓淡泊的聚餐過了，他們便去搜尋些枯草，拿來做睡具。白唐心裏雖然很怕，想那隔壁的塔會倒下來吧，但他仍儘量

馬利奧和白唐隱居去了



馬利奧和白唐隱居去了

1011

幫着他的同伴。

但是他們所尋覓枯草，得到的却是很少。

「可惜得很！我那金黃色的仙女，不在她的宮殿裏，」馬利奧說，「否則我們立刻便可有一個好好的床舖睡呢……」

他說了這一句的話，便走到圍牆旁邊，以便瞻望着他那美麗的未婚妻的住宅。

突然，他低聲地哼了一聲，接着用急促的聲音，叫着白唐說：「來看啊……！」



第六章 馬利奧救傷得馬

薩皮安先生，很不安心地，在庭中大踱方步，他很掛念着孫子。那時已差不多是下午四點鐘了，馬利奧還沒有回來……

假使他固執地要常住在那古堡裏，那應該怎樣去對付他呢？讓他去在那裏過夜吧？這樣妥當嗎？……

從另一方面說，去找了他回來，是不是合理的辦法呢？

這位老祖宗，正在這樣思想着，忽見兩個警察帶了個高大的、紅面孔的、滿臉兇橫，要和人尋相罵似的鄉下人，向他走來。

「我們來打擾你了，很對不起，薩皮安先生，」一個警長很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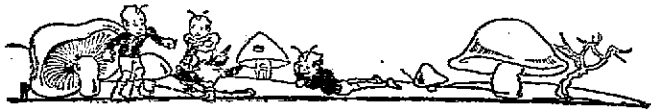
敬地向他行個禮說，「這個鄉人向我訴稱：人家把他的馬偷去了，當他因爲那匹馬不肯上坡，去叫人幫助的時候……」

「我全不曉得這事啊，」老祖宗截住說。

「我來這裏，并非爲要問詢你什麼的，先生。」那警長顯出跼促的樣子回答，「因爲我們是依着那馬的足跡尋來的，我們看見那足跡直達到你的圍牆的小門裏。」

「呵！你們以爲人家膽敢把那馬存到我家中來的嗎？也好，請你們找啊，先生……」

當那兩個警察跑向馬棚去的時候，薩皮安覺得有人扯他的袖子。



「嘻！你在這裏嗎？」他很喜歡地說。

「不要帶他們到溫室裏去。」馬利奧低聲地對祖父說。

「爲什麼？」

「因爲那匹馬是在那兒……！」

「怎麼，小壞人，」那老頭子大怒着喊起來了，「你偷了一隻馬嗎？」

這幾句說話的聲音，來得大了，便給那警察聽見了。

他們立刻便跑近來。

「好像我們已有了線索了。」那個警長說。

「好像……」薩皮安喃喃地說，狠狠得很，好像不曾聽見警



長說話似的。

『我偷牠來，並非爲是佔爲己有，』馬利奧面上表示着激烈的情緒，反駁着；『我把牠偷來，爲是要救牠的性命。』

『是的，』他也不怕那鄉下人憤怒的面孔，還繼續着說，『我們，白唐同我，剛在古堡上，我們一切都看見了。你要曉得，祖父，這匹可憐的馬，是拖着一輛裝了那樣重的糞土車，弄得牠不能前進了。實在是東西裝得太多了，並且每次，牠做出要停止的樣子的時候，牠的主人就打牠。』

那鄉下人，做個不肯承認的樣子。

『你敢說你沒有打過牠嗎？』馬利奧問。



「是的，是的，你是打過那可憐的畜生的，我也看見的。」白唐指證着說。

「到後來，那馬便跪下來了。」馬利奧繼續着說，說話的聲音有些發顫了，——「那部車便退下坡來把那馬也拖着下來，這樣至少經過了兩分鐘！後來呢，祖父，當馬的主人，把那車輪止住了的時候，你曉得馬主人怎樣做？他用脚尖踢着馬，他用馬鞭的柄，向着馬的頭上、胸上、背上……四處亂打起來……！」

「那是駑馬啊，牠不肯拖吓。」鄉下人截住說。

「牠不肯拖嗎，說假話的人！」馬利奧握着小拳，衝到他的面前，喊說。



『馬利奧！』薩皮安用嚴厲的聲音說，『你只要說出事實來好了。』

那孩子，也不抗辯，立刻繼續着說：

『那隻馬又跌了一交了。那時，這鄉下人便走開了；我一看見這樣，我便對白唐說：我們去救出這可憐的馬罷。我們把牠放到祖父家裏去，因為等到牠的主人再來的時候，牠將要受打得更利害了。』

『就是這樣了，』馬利奧結束着說；他仰起頭來，用着疑問的眼睛，看他的祖父。

那時，老頭子是很覺得爲難了。一定的，孫子所用的保護那可



憐畜生的方法，是可責罰的。但是如果罵了他，可不是要消滅了他那特有的、仁慈的任俠性嗎？這種任俠性，將來或者能穀來補救他的壞性質呢！……

他靜默了幾分鐘，一些都不把他的感想流露出來，讓人家去猜度；他只向那警長說：

『你要跟我來嗎？……』

衆人便一齊朝着溫室裏走去。

那間的溫室，實在說，不過是一間的矮矮的小屋子，遇着天冷的時候，人家在那裏，藏着幾箱柑橘就是了。

那隻馬站在室裏兩株灌木中間，一動也不動。



只要看了一眼，這一班參觀的人就可相信馬利奧剛纔所說的話，一些都沒有過分。

因為很容易看得出來的，那可憐畜生瘦小身上的傷痕斑斑！鼻孔裏還流着血，四隻腳都破碎到見骨了。

『什麼人准許把馬打傷到這麼田地的！』兩個警察，喃喃地低聲說着。

但那鄉下人忽然傲慢起來了，說道：

『這並不是我害牠跌落了，你已經看見了，人家把我的馬偷去了，馬既然是在這裏，就請你審問罷。』

『最好還是來和解一下罷。』那警長看見這事情有些不對



了，不免有些煩惱起來。『我相信薩皮安先生，一定不會拒絕你，總得給你一些賠償費的。』

『你代窮人判案，就是這樣嗎！……不！……不！……我耳朵聽不來這個話的。我要去見公安局局長，不要挨時候，現在就要去的人家偷我的東西，我去起訴；這樣才行啊。』

『最好了，』薩皮安很鎮靜地答着，『白糖！你去叫你的母親，把我的手杖同手套拿來，叫她給太太說：我出去了。』

『駕馬啊！』薩皮安命令着勞倫。後來，他又轉向警長說：

『我贊成我的孫兒，把這可憐的畜生從痛苦中救出；我也願以窩賊的資格，來分擔這份罪名。請你把我們——我的兩個從犯



和我自己——帶到公安局裏去罷。』

他并且吻着馬利奧，低聲說道：

『若是人家把你們——白唐和你自己——關在牢裏，我也要進牢的。』

『啊！……祖父……祖父……』馬利奧情不自禁的大哭起來呼着，『我起初以為你會對我發怒呢！』

當各人正在預備走的時候，那匹馬又跌倒了，臥在地上，不動了，過了一會，便旋轉過來，四脚拘攣着，胸部喘着，眼睛昏了……

『雷打的！……鄉下人一面要想用腳來踢馬，一面罵着：『你起來嗎？』』



『我對你說：現在是有條保護牲畜的法律的。』那個警長冷冷地說：『請你不要迫着我實用那法律來懲辦你。』

他說過這話，便把那鄉下人拉開一些，說道：

『你最妙還是讓我來調解這件事情罷。這隻馬是病得很重的……你打牠的胸部，一定把牠內部的什麼東西打傷了呢。牠恐怕明天就要死了……我相信薩皮安先生可以做個好事，把這匹馬買了下來的。』

那鄉下人遲疑了一會……原來他是個吝嗇的人，心裏想如果把這一個中產階級的人，拉去見官，一筆的官司費，却也吃不消呢。最後，得錢的慾望戰勝了打官司的意氣，並且看見了那馬正在



喘著氣，便宣言說：

『我要二百佛郎。』

薩皮安，取了十個金路易擲給他，指着門叫他滾蛋。……

後來一眼看見那快要咽氣的馬：

『買得好！』他聳着肩說，『到底，咳……牠至少能穀安安靜

靜地死了，可憐的畜生！』

一個警士，正跪下來，考察那馬的病態，聽了這句話，也搖着頭，因為他也覺得這隻畜生一定要死的了。

但是，過了幾分鐘，馬的病勢好像緩和下來了。

『我真不懂了！……人家可以說牠自己會好了，』警士很驚



異的樣子說着；「警長！我們來試試看，扶牠立起身來，你肯不肯？」他們倆和勞倫三人，幫着扶了這馬立起來，行了幾步，他們便都承認馬的病果然好了些。

那警長，驚異得很，便向馬注視了一會說：

「牠的眼睛又活潑起來了！脈跳也漸漸照常了！……人家還以為爲牠單是食傷了呢，假使人家還不曉得牠是正在餓着的話。」

「啊，先生！……牠并不挨餓。」馬利奧憤慨地答說，「牠曾食過了我們——白唐和我——所拿給他的乾草和頂好的蕎麥呢。」

那兩個警察和勞倫，都大笑了起來。



『現在，』薩皮安說，『我真是耍算偷了這個惡人了嗎？他的馬不止值得兩百佛郎的。』

『不，先生，』警長答說，『這畜生是用壞了；牠給牠的主人再用着，不到三個月，牠就要死了。』

『在我們這裏，牠一定要活得很久，因為我們這裏的人，是很少使牠工作的，對罷，祖父！』馬利奧喊着。

『是的，我的朋友。』

『你聽見了麼？』馬利奧用手輕輕摸着馬鼻孔說。

那隻老馬，把牠受傷的頭，俯到孩子身上來。牠的疲倦的眼睛，好像也表示着一線愉快的樣子。牠從前的命運，實在是太苦了！牠



要追溯到小時候住在草地上和母親一起時，才能穀聯憶着這種愛撫的感覺呢！

『人家也不叫你來拖大車了，哼！』馬利奧繼續撫拍着馬，『是不是啊，祖父？』

『不，我的孩子，人家只用牠來拖個小箱車。』

『頂小的箱車，』馬利奧向着那馬解釋說，『只裝了一點的東西！……』他看了祖父一眼，繼續這樣說着；薩皮安也點着頭表示贊成。

『差不多一點的東西都不裝，』他重複地向馬說着，『你現在儘管休息好了，直等到你完全好了的時候。』



後來，他看見勞倫要帶那可憐的馬到馬棚去了，他最後撫着馬說：

『你是很有福氣的，在祖父這裏，你將來看好了。』
過了不久，那兩個警察也去了。

薩皮安算定了孫兒會跟他來的，便先自進去，和他的老婆女兒去相見了。

只有馬利奧和白唐兩個人，留在花園裏了。

他看見祖父沒有帶着他進去，心裏便感受着一種強烈的憂憤。

面子丟去了！——這一種複雜的情感，有時可以使我們做出



許多錯事的。——覺得過不去了，迫着他再回到古堡去，他正要這樣決定的時候……可是天已黑了，在新月光線裏，照見那故宮殿，可怕地……神祕地……斜映着，他敢不敢到那裏去呢？……

沒有夜飯吃呢！……至於早上所吃蝸牛肉，倒引起他的饑餓來了！

這種恐怖，迫他派那同伴白唐，到廚房裏看看夜飯準備好了沒有，或者至少拿了幾隻番薯來。

當白唐去執行這個使命的時候，馬利奧漸漸地走近到土台上來。

他最後竟走進土台裏面，登上門前的石階，同那從廚房出來



的白唐在門口逢着了。

『怎樣，一點東西都沒有……』他看見白唐空着手回來，便失意地問說。

『我的媽媽是這樣說的：我在那古堡中多久，我便多久沒得東西吃的。』

『有什麼東西做夜膳？』

『一隻童雞，還有許多的東西，和一塊大的米糕。』白唐哭喪着臉，嘆了一口氣說。

後來，忽然間，白唐不能再抵抗了，便宣言說：

『我呢，我要住在家中了，是的。』



馬利奧沒有時候來駁斥他這樣的倒戈言論。

裏面一扇門開起來了。應接室裏一盞的小洋燈送出光線來，他看見呂西跑出來了。

她也看見了他……她走過來，唇上帶着微笑，並不是今天早上嘲笑的样子；却是個親善的，動人的，可愛的微笑了。

『是不是這兩個可敬的隱士，最終也要想回到塵世來嗎？』她含笑地問着，一面伸過手去接她的姪兒。

這個姪兒，一言不答，只是搭上了他的小手，好像一個落水的人，抓着樹枝一般，便輕捷地踏進了門限。



第七章 馬利奧騎馬遇仇

人

我們做過了一樁善事後，精神上所得的快慰便是做這好事的第一個報酬。我們所得這樣的快慰，可以振起我們的力量；我們便可靠得住地更進一步，達到至善的境界；這個意像中的至善目的，我們應該一生中，每句鐘裏，都要極力





設法去接近牠。

馬利奧回到他的小房子裏去了，但沒有立刻感受到他所應該受的精神上的愉快。

站在那永不會再見的哥倫維雞的籃前，他看了一眼，又覺傷心起來了，雖然沒有怎樣的哀痛，却是更深長的，因為現在，在他的傷心中，已沒有忿怒夾雜着了。

當呂西走進房來，照顧他睡覺時，她看見他在流淚。

那少女把馬利奧抱到膝上來，將他洒滿眼淚的小臉貼在她的胸前。

「你看見了，」她親愛地吻着他說，「單單是一個好的願意，



不是常常殼用的，當這事業，超出了我們的力量時候。」

那青年女教員，說過了這話，便長嘆了一聲。

她想她自己，也好適用這句的訓話呢。

但她還繼續着說：

「你很愛你的小雛雞麼？不過，你的愛情，總不能兼顧到一切……隨便什麼，想拏來代替一個母親，是做不到的呵！去睡罷，我的寶貝。你要記着這事，當你還想再來試驗一回這樣的把戲，或是要想着在鳥窩裏，取去一個小鳥的時候。」

她說過這話，又不願意讓馬利奧睡着了，沒有得着一個安慰。『我也看見過了，你所救來的馬，』她繼續說着，『據獸醫說，



馬的微恙，并沒甚後患，在十五天以內，馬傷就會平復了。明天，等你起身了，我們一起齊去看牠。

到了明天，却不止那姑母和姪兒，却是全家的人，都到馬棚裏去。

但見那馬，從腳到胸，都刷得很光，在牠面前，放着一盆美味的飲料，牠那時已沒有了抑鬱的面孔，——像那種受慣虐待的畜生所表示的面孔了。

牠從前，當牠遇着比牠更有福氣的同類的時候，常把頭低得下去的，去想着牠那奴隸的生活，今天，頭却昂得高高的，一點兒嫉妬心都沒有，看着牠的新同伴：一個平和的驢，名叫米地，和一匹



加利泥種的性急的，但也很善良的駒兒名叫麥加新。

馬利奧走進馬廐裏去的時候，馬便很喜歡地嘶了一聲，轉着感恩似的眼睛來看馬利奧，把牠自己的頸，直垂到他的小手裏來；這隻小手，便是昨天撫過牠的手。

「牠認得我呢！祖父……祖母……小姑母……牠認得我呢！……」小孩子喜得發狂似地叫着。

後來，他張開了兩臂抱着馬頸。

「恐怕從你出世以來，總沒有人這樣擁抱着你的罷，可憐的老畜生！」他說着，向那粗糙的馬毛上，吻了一下。

『可憐的老畜生是的』白唐說，他也來拍馬屁了。



馬利奧又說：「你恐怕從來沒有吃過糖吧？」

這一會，白唐却不響了。

看見那馬，接受了主人所送給牠的一粒糖果的時候，白唐并且立刻停止去愛撫牠了。

看見到第二塊糖，送進馬嘴的時候，那小鄉下人——白唐，便大大地嘆了一口氣。

最後，看見馬吃到第三顆糖的時候，他便忍不住了，激怒地說：

「啊！人家那裏可以把這許多的糖去給馬吃呢！」

「白唐，倒是很喜歡吃呢！」馬利奧嘲笑的口氣說。

「吓，原來是因爲這些『使你難過嗎？』他繼續着說，『我早就



不應該信任你這個人的了！……你是一個貪食的人，因為要救護着自己的午餐，便把哥倫羅羅放棄了；昨天因為了一塊米糕，便向我倒戈了！……」

『是的，貪食的！……你只是個貪食的人！』馬利奧又激烈地喊起來；他一想起往事，便把心中忿怒都引起來了！……

祖父要想移轉他的注意，便來請教他：好不好把這匹新來的馬，取名叫麥直。但仍無效。

因為馬利奧雖然贊成這個提議，但並不因此停止罵白唐。呂西便過來干涉了，她把姪兒帶開，以便止住這一幕的紛爭。她要給他解釋說，這類的責備，從他嘴裏說出來，是很不好聽。



的。

「我很懂得你的意思……當人家飼養着一個人的時候，不可說他食得太多了！……但是米糕哪，一塊糖哪，是不是吃了這些的東西，就會長大的呢？」……

「他無論什麼東西都貪的，常是這樣的！……我曉得他的，我！

……

馬利奧聳着肩，便不說了；自己先跑進去，預備着簿子和書本來做功課了。

他所不敢向姑母說的話，就是——這算是他能毅自制的第一次了，——就是他會看見白唐把飯後的菓子，偷了裝滿衣袋的。



『我不要做個播弄是非的人。』他低聲地自語着，一面擰着那些可憐的籬子，好像是那籬子偷食了東西一般。

『總之我自己願擔任去改良他便了。就是今天早上罷，不要太晚了，我就要去戲弄他一會……看看他會來中計不會？』

打算戲弄人時，他自己便笑起來了。

他忽然記起剛才和他吵嘴過的，便說：

『他恐怕不肯來罷！』

他還以為白唐是會怨恨人的，這真是看錯人了。

當呂西進去的時候，白唐也同平常一樣的，懶懶的，靜靜的，也跟着進來了。當他正要坐到老位置上的時候，他的眼光忽然看到



一包粉紅色的糖紙袋，放在一張獨腳的圓桌上。

這張獨腳桌，是馬利奧故意放在他的同伴伸手可及的地方，去引誘他的。這個詭計，實在是很幼稚的……

但白唐這個人，沒有機械心，同他沒有忿恨心一樣，他並沒有想到會給人家發覺的。

那袋子，招搖地半開着，故意讓人家瞥見裏面的糖果，那糖果的香味，刺激着白唐的鼻端；他，伸長着頸，吮吸着這道撩人的香氣。最後，雖然是決定了坐下去，他還自問着，若是伸長了手，是不是能數來……

呂西也不去管他了，馬利奧也專心着默書……



快得很，他取了一粒糖，後來，取了第二個，後來，又是再來一個。當他把糖塞滿了口，他便縮到坐位上去，免得人家看見。他兩手放着兩膝上，面孔帶笑着，眼睛半閉着，一邊的腮，因為塞滿了糖果，凸起來了；他正在慢慢地溶下了糖汁，細細嘗着那好味道。

他這樣靈巧地取了好多次，馬利奧在他的左邊梳妝檯上的鏡中，望着白唐的動作，時時數着：

『四！……五！……六！……』

『你說什麼？』每次呂西總問着他，

『你等一下子，總會曉得的。』

直等到他數到了十四的時候：



『現在，小姑母，』他低聲說，『看着鏡中的白唐罷。』

白唐那時，正又把手放進糖袋裏去，好像覺得這是萬無危險的。

但是慢慢地，他的眼睛張大開來了。好像受着一種驚愕的影響，他臉上顯出不安的樣子來……當他的疑慮，漸漸成爲事實的時候，他的面孔放下來，……放下來了！……

最後，他急促地將那末次偷來的東西，自口中取出，在過度的昏亂和失意中，高聲說道：『這是鹽！』

『你食着大塊的鹽嗎？』馬利奧嚴厲得和審判官一樣，向他問，『這是你，食了我放在檯上的十四粒的糖呵！』



『你敢說，你不是個貪食的人嗎！到底這也是』他看見了白糖，因為糖粘着了上顎，吐不出來時的一副苦臉，便繼續着說：『這也是貪食人的一種處罰！』

『且不算着，天主是有時會罰你食傷的；你要曉得這樣可以使你生病呵。』他搖着頭，結束着說。

聽見這種天真爛漫的說話，呂西把手掩着臉，以免當着那少年演說家的面前，笑了出來。

那時受罪的人哭着，頭低下來。不幸得很，他的母親剛在這時把那燙過的衣衫，送到房裏來。

她想一定兒子做錯什麼事了，便向他問道：



『你做了什麼事？無賴的人！』
『我偷了糖吃。』他老老實實說了出來。
他的咽喉間，還追憶到那可咒詛的糖味，他便更愁着臉大哭起來了。

那貧窮的婦人，從孩子的口供中，只聽到了一個「偷」字，她以為她的兒子，偷了東西了！



第八圖 若西得痛責白唐



也不詳問理由，滿臉羞得通紅，便把兒子趕出房來；一到了廚房裏，她便把兒子打得那麼利害，使得呂西和馬利奧都要跑去救解了。

馬利奧想不到這事體，會弄到這樣糟的。當姑母去討饒的時候；他失望地堅握若西得的手臂，設法把他手中的錐，打到別處去。當着白唐得了准許，可以縛好了他的褲帶時候，馬利奧便吻抱着他說，

『來！我去給你一袋的糖，真的！把我的乳酪甘豆餅，也通通拿去吃了；去吧！』

這種奇怪的教導法，把白唐弄得有些莫名其妙了。



他用力想了一會，最後却找得了一個於他適用的教訓了。就是：『不是你的東西，是不可去偷的；但可以喜歡牠的。』因此，他便決定應該做老實的人，但他終究還改不去貪食的脾氣。

這種——貪食的缺點，在他的品行中，還不能算是一種壞處，并且年紀長大了，還可以漸漸地減少下來。他將來應該用別種好的靠得住的才藝來補救。

到底他的貪食癖，卻總決定了他的性質的。一個很長久的安靜時期，繼着這一回的風潮而來了——這次風潮，在這幾日中，很擾亂了這小茅屋中居人的和平。



有時，馬利奧會一天到夜馴服的；發脾氣的事情也很少了；這一回，在三個星期中，他只發怒過七次呢！

第三星期最後的一天，恰是很快樂地過去了。

這個小學生，受着一切人的稱讚和憐愛，自己也喜歡着，別人也開心着；這時，恰整理好了他的書桌，預備離開房間了；呂西忽然喊住了他，拿一封信給他看：

『猜猜看是誰寫的？』

『是我金黃色的女仙寫的。』

『是的，她明天要來了。李唐先生——她的父親，——要修理着他的利德莊的大廈，要帶個建築師來；他們一班人去辦理公事



的時候，查夾金將和我們在一起呢。」

「對我說，她寫的是什麼？她說着我嗎？」

「一定的！她寄信來說吻抱你呢！」

「呵，小姑母！小姑母！我是多麼愉快！我很希望現在就變做明天呢。」

他說了，又轉眼看着白唐說：

「我敢賭賽，我的金黃色的仙女，曉得了我要喇叭和軍帽，她就會帶來給我的。」

「被我算著了。」呂西想，因為她看了她朋友，信中所說的幾段話以後，曾打一個電報給她說：



『若是你要常做一個仙女的話，那麼，就帶了喇叭和軍帽來罷。』

李唐小姐，在前個假期中，做着馬利奧理想中的仙女，很取樂過一番，直到現在她還想，要在馬利奧眼光裏，保存着她的神祕的幻術。

『比如說，』馬利奧繼續說着，『她是常常穿着黑衣的，因為她的母親死了。到底，這是不要緊的，她還是很嬌豔的。』

明天去教堂裏祈禱以後，他們便可遇着那位仙女了。

馬利奧很不耐煩了，一心想看見女仙，便讓祖母姑母先回去了，自己却在教堂中玄關下面等着，以便窺伺着李唐小姐。



當他看見李唐小姐時，便大聲叫道：

『我的金黃色女仙！』

當他趕緊要去接她時，他兩眼只望她輕佻地衝去，衝在一個正從玄關階梯走下來的鄉人身上，便把鄉人衝倒了。

『當心點！小子。』那個人發怒的樣子說，一面倚着牆站起來。馬利奧回頭看了一下，雖然他心裏很急，却也脫帽起來道歉

說：

『我求你饒恕我，先生！』

接著又柔聲問道：

『你沒有受了傷嗎？』

馬利奧騎馬遇仇人



『不，走你的路罷。』鄉人微笑着答說。

他一眼看着小孩子去了，便低聲地說道：

『怪可愛的，這個小孩子。』

同時，馬利奧覺得有一隻手，抓住他的手了，將他從人堆裏拖了出來。

『你來找我，却是我尋着你呢，可愛的王子！你看就是這樣，才配叫做仙女呵。』金黃色的查夾金喊着說，一面俯下來去吻他。

馬利奧搭上他理想的未婚妻的玉頸。

他忘記了。人生正直的價值是要謙遜的格言，立刻對她說道：『我曾救了一頭馬，我等下子，就指給你看。你幾時可以到我



的小茅別墅來？」

「等一會！」

「也好，等一會，你來看馬好了。」

後來，他的眼睛裏，好像瞧見了一種突然的奇想似的，說道：

「你或許能覓在未來我家之前，就看見馬呢！……」

他很喜歡，能在談話的中間，打定個主意，跑回去將這主意說給白唐聽，白唐自然是贊成的。

食了早飯以後，祖父到花園裏散步去了。一道很溫暖的太陽光，允許他能在園中，坐了一會，

那時，園中的草地，已經鋪上了一些的綠色，樹葉的萌芽，也四



處迸露出來了，春季的溫風，挾着一路上所得的黃楊樹刺激的香味，和薔薇花醉人的芬芳，吹到了這小山谷中的小茅別墅裏來。

普通的老人家，都喜歡颯着身旁的大自然的生氣的。

薩皮安，雖是讀着報紙，却也時時覺得這種大地春回的氣息。報上的小說，他已經很有耐心地，繼續念着好幾個月了。因為那小說中無數的情節，使得他專心讀起來。

但是正看到小說中的英雄，被人家劈了兩刀的時候，忽聽得一陣笑聲和呼喊，迫得他仰起頭來。

他看見了也笑起來了；原來是馬利奧，伏在馬背上，將含笑的面孔，靠着馬耳旁邊，鼻對鼻地望着麥直的馬面。



那老馬，真的，那時的面孔並不怎樣難看了。

牠的焦褐色長毛，也有絹綢般的光彩；牠的鬣，由勞倫很細心地梳光了，波浪似的被在頸邊。牠的受傷肘骨，人家差不多是看不出了。

在牠後面，名叫米地的驢子，卑下地站着，白唐就騎在那驢的背上。

「我們是剛從飲水場中來的；看吓，祖父，我騎得多麼好啊，我
是很結實的，去！」

他勒着馬走了幾步。

「現在是時候了嗎？」

馬利奧騎馬遇仇人



『是的，』白唐答說。

『那麼我的金黃色的女仙快要來了！……若是你肯的話，祖父，我同白唐兩個人去接她來；我們去護衛她的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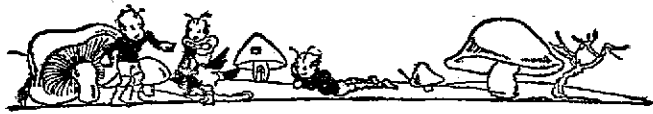
接著他也不等祖父答應便繼續說着：

『嘻！我看你的眼睛裏是說准許我去了。』

老祖宗笑起來了，快活地說道：

『她以爲是看見了喬造德騎士及馬夫孫造在眼前發現了呢。』

『我好像一個騎士嗎？』馬利奧喊說，他在那勞倫裝在麥直背上的一個法國式的老鞍上，坐直起來了。



後來，用着懇求和強硬的面孔說道：

『你肯嗎？說罷。』

『好，那麼你們走罷，我答應了。』祖父答說；他把不得小孩子，能穀早些表示着能幹和勇敢呢。

『不過，』老頭子繼續着說，『你要應許我，不要跑得太快。』

『安心罷！祖父。』

且說土參小鎮的路，是會通到蒲能小村的路上去的，這蒲能雖是個很重要的去處，却依然只是個小村；這條路，自由山上下來，又分做兩條路，好像張開兩臂一般，每條路都能達到一個鄉村裏去的。



馬利奧却偏要揀那通到蒲能地方去的一條路，因為這條路很長，他這樣便可以在路上，大大地排場一下。

他快要走過這路的一半了，忽聽見了有人在喊他：

『嘻！今天早上的小先生，現在騎馬來散步了啊！』

那小騎士便勒住了馬，和那人說了幾句話。

但當他繼續趕路的時候，麥直老馬，却不望着直路走去，却偏向左轉，一直走到了一個半開着的大門前，便站住了。

大凡馬，我們應該曉得，都有一種愚昧的，很確實的記憶力，牠們總不會忘記從前所走過的路；但是牠們重走這條的舊路，并不是受着一種理智的指導，牠們本能地走着，連自己都不曉得是爲



什麼緣故；單單只是因為牠們曾經走過這條的路就是了。

且說麥直老馬，雖然覺得怕了，戰慄起來，却只等着人家給牠開這扇大門，因為十年以來，牠一來了，這門總是開着的。

剛纔和馬利奧談話的那個人，起先看見了那馬的態度，便有些掛心，不久便懂了這內中的道理，便走近些解釋道：

『這是馬的從前的馬廄；不過馬在這裏的時候，是很苦的，就是說，瑪氏——牠的舊主人，對待畜牲，是十分殘暴的。』

『你來管什麼事！』瑪氏突然地出現了，手中持着一桿鐵叉。又轉向馬利奧說：

『你嗎……滾下去，否則我就打你。』



『走罷，麥直！』小孩子害怕着說

那匹馬聽了牠的劊子手的一聲叫喊，有些發昏了，好像釘在地上一樣，一些也不敢動。

『麥直！』瑪氏吼着說，『你給牠取這個名字，明明是侮辱我，說我是壞人了。』

瑪氏本是個粗暴的人，再加上那天同別的星期日一樣，喝酒喝得醉了；一看見了他的馬反變得年輕了，身體很壯了，不覺大怒起來，再看見了幾個趕熱鬧的人，聚到他的門前來，更是把他激怒了。

他又聽見馬利與說了一聲：『走啊，麥直！』便以為這小孩子



向他挑戰了！……他那氣得發戰的口，可怕地咒罵一聲，手中舞着鐵叉，打將下來了！

只聽衆人叫喊：『小孩子受傷了！』

小孩子實在並未受傷。……

神明的庇佑，是來得多麼湊巧呵！

馬利奧今天早晨用禮貌結交來的那朋友，剛好來救了他的生命，將那一下的鐵叉架過了。

但他却不能阻止，那鐵叉的齒輪不掃着麥直的肘膀。

那馬受了刺激，跳了一下，……看熱鬧的人，便隔開了些，……牠看見了路上好走了，便跑走了。……



驢子米地自開始到現在，只跟那馬兒取着一樣的態度，雖然白唐怕得要命地只是狂叫着，用力勒着韁繩。

現在只有兩個角色在場了，四目對看着。

各人都握着那條鐵叉的一端；馬利奧的朋友，雖然沒有他的敵人那樣的勇敢，但他的怒氣，倒把他的力量加大十倍了。

他用力震動了一下，將瑪氏手上的叉奪了下來。

由是，他便舉起叉來說道：

『你用過這小東西打人好久了，今天却是變換了！』
迫到牆上來，瑪氏逃也逃不脫，也不能自衛了……
他給人家連打了幾叉，打得要痛倒了。



打過以後，那抱不平的，把那在瑪氏背上打斷的鐵叉，擲到腳下來：

『打好了！』那個行刑的人說，一面看着那一班傍觀的人；他們中沒有一個想出來干涉的，因為那種懲戒，據他們看來，好像是
很適當的一般。

他走開的時候，還是嘲笑的样子，用着安定的口氣說道：

『你如果喜歡再要受打的時候，瑪氏，你只管再這樣好了；我不是個單單看熱鬧的人，我還要帶着又來的呢。』

同時，一陣蓬蓬的鼓聲，傳到了。

『啊！但我有瑣事纏身，要來不及了呢。』他低聲地說着。



馬利與騎馬遇仇人

一五四

他便跑出去，拿了他的槍，趕上那一羣聚集在那裏的人，混在一起去了。



第八章 馬利奧打獵殺狗



第九圖 馬利奧白唐和槍手

薩皮安在下午兩點鐘時，看見李唐小姐來了，但並沒有人伴着她，便不安心起來；就同祖母說了，是他怎樣准許了孫兒出去的。

他就被祖母嚴厲地痛罵了一頓。

本來祖母對於教育兒童的方法，是與祖父意見不合的；自然

馬利奧打獵殺狗



這一次，人家可以相信，她又要罵他許多句「很心」了。

但是這樣地空罵着是沒有用的，他們便派了園丁勞倫去查探了。

過了一點鐘，園丁勞倫回來了，帶了那兩個小孩的帽子，把鐵叉打人的事情，結果如何，回來統統報告了。

至於那兩個小孩呢，却沒有一個人能說曉得，他們一跑出鄉村，走到那裏去了。

祖父，伏罪般，低下頭來，自認是太不謹慎了；便立志將來要一定當心些！……但是這樣的追悔，都不能把馬利奧追回來呢。快要到四點半了，最後，正在召集着許多採葡萄工人，四處去搜尋的時



候，查夾金同呂西兩個人，正在路上瞻望着，突然趕回來報告說，那兩個騎馬的小孩子，在路上發現了。

馬利奧果然差不多同時就跟着她們到客廳裏，他還沒有時候，去吻着那一個，便先說道：

『我看見了一個國王。』

他一面說着，一面看見桌上一個軍帽和喇叭在等着他。

這個發現，倒使他閉口無言了；便轉向李唐小姐說：

『你越變得更加女仙呢！……我心中所要的東西，我只給白唐說過呢！……』

他的頭一句話，已引起傍聽人的注意，自然他們不讓他在岔



話中不講下去的。

祖父等得不耐煩起來，便問說：

「這是什麼國王？」

「呵，這是很好看的國王，他也沒有穿着大衣，也沒有戴王冠，並不像我所讀的法國歷史書中那樣的。」馬利奧趕快地說着，「但他却是個實實在在的國王，因為一切的人都向他呼喊：『國王萬歲！』我呢，我也呼喊着的，只是白唐不會喊。」

他悲聲地繼續說道：

「白唐呢，他在驢兒米地的背上，哭得像淚人兒一般了。」
後來，他自己又對着自己說：



『白唐的膽，小得像貓頭鷹一樣；我應該要去矯正他的。』

馬利奧因爲相信從前用糖粒引誘的計策，已把同伴的貪食病，醫得斷根了，因此才會說到這樣的話。

『繼續說你的事情罷；你在那裏看見了這個國王？』祖母掛心地說。

『是在個奇怪的地方的。這是麥直老馬給我帶到那裏的；牠在我遇着頭一樁的事體以後，便快跑開了！……』

『我們曉得了，你頭一趟所遇的事情了。』祖母說，

『啊！我很是快樂，有了一個朋友；最笑話的，我的朋友，就是國王。』



『你越說越難懂了，就是女仙也不懂你的說話呢。』查夾金截住說。

『等一下啊，你等一會就懂了。且說麥直只是跑着，我呢，我極力地支持着……有好幾回，我搭在鞍上，有好幾回，我抓住馬鬣……總說一句，我並沒有墜下馬來。白唐呢，他抓着驢頸，抓得這麼緊，弄得這畜生，舌頭都吐出來了。你看，一下子，麥直老馬忽然轉灣了，啊！我們便到了石子鋪面的道路了，這條路一直望下斜下去。那馬還是跑着……這樣給我震動得更加利害了！我雖然給牠說過：祖父說是不准跑的，那麼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罷！但是牠總不肯聽。最後我們便到一座山中了，這山好像是被人家剖做兩片，割去一層



石片一般。』

他這樣說着，來表示石礦的樣子，使得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

『真的，』馬利奧還不懂得，他們這樣地好笑是什麼道理，便說：『那裏兩邊，都有許多堆石頭呢。』

『石子的殘片嗎？』呂西說。

『或者是的……麥直應該會到過那兒的，因為牠一直跑到那裏的一隅，便站住了。我嘆過一口氣以後，就望四週觀看。但見那裏也有小窟，也有大洞，深陷到山下去的；也有巨石，也有水洞；真是好看得很。我忽然看見有頭小鳥繫在一個木竿上。我便想這人家有意放在那兒，去引別的鳥來的罷。你曉得了，祖父，你從前可不



是給我說過，人家會用器具裝做鳥叫，來騙真鳥來的法子罷；所以我就對白唐說……」

「我們去把牠放下來！」查夾金搶着說。

馬利奧驚愕地，向李唐小姐看着。

「我所說的正是這句話呢！……你也能聽見了嗎？」

「到底，」他狡猾的樣子繼續着說，「你不曉得那鳥是用什麼做的呢。」

「牠是用木做的。」

「是的，我的女仙，」小孩子更加欽仰她了，便低聲喃喃地說，「她真是無所不知呵！」



原來查夾金剛剛記起來了，今天是個鳥的節日，她在路上來時，已遇着了不少去打靶的騎士呢。

祖父愈是專心地聽着了：

「後來呢？」他追問。

「我們正走近木桿前了，我看見有個人爬起來，向着我們這面走來。當他曉得我要來取去這個木鳥的時候，他便大大地把我嘲弄了一會。我和他便進行談話了，他就給我解釋爲什麼人家把這假鳥，放在這棍子上。過了一會，果然有打靶的人來了；這一班人，都是騎馬來的。我便在那裏看他們射擊，却沒有一個人射中了鳥呢。最後，有一個人，把那鳥射落下來；於是一切的人，都呼着說：



「國王萬歲！」

「我就走近去，」他繼續說，「我便認得那射中鳥的人，就是剛纔救我的命的人。他同我說，他名字叫莫那。」

「這是你的父親初領聖體時的同伴呵。」祖父說。

「他也給我說，他已經曉得我的名字了。他做出很喜歡的樣子，請我回到蒲能村裏，去吃一份鷄蛋糕，這鷄蛋糕，原是那位「射鳥大王」買來請那班騎士吃的。我便說可以的，因為我若是推辭了，我怕他倒不開心了；並且也爲着白唐的緣故呢，因為白唐一路都是哭着，聽見了有鷄蛋糕吃，便立刻止着不哭了。」

「嘻！祖母，」小孩子繼續着說，一面從他的袋裏，取出了一件不



成樣子的，帶着奇怪色彩的東西來，旁邊還有些痕跡和一圈砂糖；我特留下這一塊給你吃。」

『給白唐吃罷，親愛的。』祖母連忙說；她看見人家請她吃這樣的東西，早已害怕起來。

祖父，一向都是不說話的。這時便微笑着，彈下一撮烟來。

忽然他昂起了頭，眼睛活動着，聲音震慄地說道：

『我從前也做過「射鳥大王」的；那時候，我剛二十歲；我已是個精細的射手了……我們那時要穿着制服遊行的呢！我們那時穿的是長袴，是中國南京紫花布做的襯衣，加上了法國的國裝，頭上戴着飾有羽毛的三角帽！……到回來的時候，大王將那打下



的鳥，繫在他的帽子上，一路帶了衛隊走着！

『好啊！祖父立起來叫着，『我那時是多麼豪氣啊，那天，我以大王的資格，回到鄉村裏來呢！』

他老人家，被這一線的回憶燒燃着了，便大談他過去少年時的好日子。

原來他是個很靈巧的獵人，他喜歡去回憶和談論他從前的壯舉……他也說得稍為誇張一點；不過這也是一般獵人普遍的習氣。

在那天晚飯時，和晚飯以後的時間，他所說的都是這些奇怪的故事。



李唐先生，他那天剛來接他的女兒，便也在座談着；他的老朋友的話，有時并且也幫助他來記憶從前，因為他們倆，從前常是在一塊兒打獵的。

那祖父，把所有打獵的詳情：怎樣進場，怎樣用狗，怎樣逐獸，怎樣步驟……都說了出來。

當他說到決鬪的時候，嘴裏說着『砰砰』一面做出了打槍的姿勢。

後來，隨便他獵着的是兔子，是鷓鴣，是山雞，或是野兔……——總說一句，他所得一切的戰利品——他總歸結一句道：『我把那獵得的畜生，弄得清潔地包起來了！』



常常的，他總把他的畜生，清清潔潔地包起來！

馬利奧，熱心注意地聽着，簡直聽得口中垂涎起來。

這樣，應該很有味道吧：『砰！砰！』的槍聲，把那些獵得的東西，清潔地卷了起來，而且每次都要這樣的……

『不過，這是要有一尾狗，一枝槍，和些野獸的。』他在睡覺的時候，心中這樣想着。

『一隻狗嗎？……有羅羅母狗了。一枝槍嗎？……在祖父的武庫中，抽斗裏，不難尋到槍、子彈和火藥的。……』

『但是野獸找不到的。啊，如果有了野獸多麼好！』

他那一夜中，只是夢着鷓鴣、野兔、家兔……尤其是家兔，夢見



得最多！人家可以說，世界上一切的活物，都聚集在他的夢中呢。

馬利奧的夢，做得這麼多，甚至到他醒轉來的時候，他還記憶着，一堆白色野獸，還在他的身旁跳躍着呢。

去偷一個家兔來罷，咳！這是怎樣的奇想……

過了半點鐘以後，馬利奧輕躁地，帶着白唐和羅羅母狗到園囿裏去，一手拿着一柄舊槍，火藥裝得滿滿地，另一隻手呢……擎着從兔棚取來的一隻家兔。

那隻兔子一放下地上，便不客氣地逃開了；羅羅很有興趣地吠着，追上去，那打獵便好好地開始了。

兩個小孩子發狂似的快樂。忽然間，砰！一槍打去……雖只打



第十圖 手槍炸裂了



了一槍，但可怕得很呢！

那枝手槍的炮口炸裂開了。

不意，羅羅的吠聲同時也就沈寂了。

白唐的頰際，因為彈殼掠過，他便大叫一聲倒下地來，以為死神到了。……

馬利奧，被彈力推得向後一翻，額際也受些傷，一時被激烈的炸力驚得發癡了。……

只有家兔一個兒，牠一些也不表示驚怕的樣子。

當呂西和她的父母，聽見爆炸的聲音，一齊跑出來的，那兔兒却正在慢慢地咀嚼着白菜。



『我把牠殺死沒有？』

這是那小獵人神定了以後，第一句的問話。

『不，但是，反過來說，你們——白唐和你——幾乎自己殺死自己呢；』祖父答說，心中很追悔。

他想：『這是我的打獵的歷史引得他起了這個的意思罷！我又何必一定要在他面前，說了這些的故事呢！』

『我那裏會想到一枝槍會炸裂的呢！』馬利奧忿恨不能把他所獲的畜生乾淨地包起來，便含怒着說：『我因為看見了一隻野兔，我便叫了羅羅。』

『呵！』呂西截住說，『你在騙我們了。』



她說着話，便把那兔子捉了起來一看，除了毛色以外，那種馴良的性質，便可曉得這頭兔子是從那裏來的。

『嘻』她繼續着說，『人家在兔子耳朵上，還可看得出你的手印呢。』

『你看，你不懂，偏要說話……我是把兔子的背抱出來的。』

『但你總是去捉的人！』呂西帶着諷笑的樣子說。

馬利奧也笑起來了。

『你現在更要變個說謊的人了。』薩皮安注意着說。

那兩個的小獵人，被迫着要說出真話來了。『祖父？』小孩子天真地問着。



那老祖宗連忙回轉臉來去笑；但他的笑臉立刻改變，變出一個苦叫的聲音來。

原來他看見母狗的死屍了！

『你把羅羅殺死了啊！』他說。

『羅羅！』馬利奧喊說，他的面孔變色了；『羅羅麼？』

他跳了兩下，便跑到母狗的身旁，他跪在牠的旁邊，要想扶牠起來，希望牠只是受了些傷……

那頭狗的身體又是無氣力地重新跌倒了。馬利奧恐怖地把手縮回來；他的兩手全染着紅血呢！

一陣的戰慄，從他頭部震到他的腳上；口中哇的一聲，號啕大



哭起來了。

咳！羅羅呵！……他遊玩時的小同伴，他的老朋友，羅羅常是這樣忍耐的，這樣柔和的，現在你看，他把牠弄到怎樣了……

他一眼覷着祖父祖母，看見他們倆也在哭了。

他便叫道：『饒恕我罷！』

祖母攜着他的手，帶他走進裏面去了。

沒有一個人去譴責他，人家也曉得他已經受罰得够了。

羅羅便埋在一棵樹下，去和牠的前輩方沙、禮多士丹、季達等，

老主人從前忠心的獵狗，一起去了。

馬利奧便在那樹皮上，許多的老名字的旁邊，刻上了爲他犧



牲的狗的名字。

到了下半年，那金黃色的女仙，到小茅別墅裏來，便看見她的可愛王子——馬利奧，正在編着水松花和長春草的花冠。

她還不曉得這裏不幸的事情，便問他做了這花冠給誰戴，

『給羅羅的！』馬利奧答說，便投到她的臂上來，哭着給她說：『呵！我金黃色的女仙呵，我真是太不幸了呵！』

他說了又哭，哭了又說，將早上的事情，向她報告了以後，便昂起頭來，信仰地看着她說道：

『你一切都猜出的，你曉得不曉得我爲什麼，常常來害着我所愛的東西呢？』



『是的，』查夾金嚴重的樣子說，『我是曉得的，我來給你說罷。』

她便坐到小孩子的身旁來，做出有神通的樣子說着話，好像真是女仙一般。

『你一切的錯處，都由於你不曉得聽着自己心中的話。在你的小頭腦中，住着三個壞人物；牠們惟一的注意，便是要把你的意志，屈服於牠們的偏情下。牠們活動着，刺激着，你稍爲抵抗了一下，牠們便大大的喧鬧起來，向你說了許多話，你便相信牠們這話是最妥當不過了，雖然這話，實在都是發狂的人說的話。那一班人物中，有三個最好惡的，他們是名叫做懶惰，忿怒，虛榮心。最後這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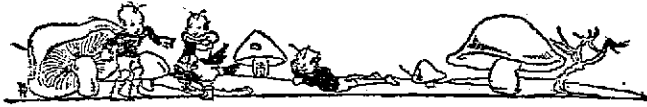


虛榮心——牠是最驕傲、最要不得的東西，害你受苦的，差不多都是牠。可不是昨天，牠教你到鄉下裏去的；牠該對你說道：

「你騎馬騎得很好看；今天是禮拜天，天氣又好，人家多在門口看着呢，你出去給他們看了，好不體面！」

「這樣一來，可使你損失不少呢。」她繼續着說；「你今天早上槍還開得好，還得保全你的生命。但這可不是虛榮心，暗暗叫你這樣的！牠卻不管你性命不性命呢。虛榮心原是有心靈和沒有思想的東西呵。今天早上的時候，牠在你耳邊低聲着說：

「你爲什麼不去打獵呢？你不要表示出像祖父一樣能幹嗎！你雖把真的，把你所馴養的幾個好看的兔子，殺死了一個；到底以



後，你却有許多的事體好向人家演講呢……」

馬利奧聽了這句句打人心坎裏的話，便沈默着發抖起來。照他看起來，他那金黃色的女仙，竟會變做了一種不可捉摸的幻影，登在一個駕着兩隻美麗的天鵝的車中，飛升到雲端上去了！……

他不禁把那少女的手，緊握在自己的小手裏。

她也猜到他的心中是在想什麼，便微笑地說：

『安心罷，我不會飛去的。』

後來，她又繼續說道：

『爲避免這許多痛苦，你只要讓這種壞人物去說話，你只不



要理牠們好了。在頭幾天的時候，牠們的笑罵，雖然覺得很討厭；但是牠們，一定要等人家去理牠們的時候，方才住得下，不然的話，牠們便要趕快搬家了。到了那個時候，就沒有人去阻止你去聽這良心太太的話了；良心是一個有點膽小，有點多話的人物，但良心的主張却是謹慎的，忠心的，賢明的呵。良心有時候，好像是很討厭的……咳！到底良心總是個說真話的朋友啊，隨便這個事體使得你喜歡不喜歡，良心總歸要說的。不過，良心總不會使得你像今天一樣的痛哭流涕呢。并且呢，良心真像一個善於養孩子的母親；這母親，在長衫摺痕中，積着許多好像不算什麼的小經驗；但這些經歷積起來！……長大着！……長得比四月間的麥穗，還要快些呢！將來



到了一天，人家便會驚愕地，自己覺得變得善良了，勤勞了，謙遜了，勇敢了……」

「勇敢？」馬利奧急促地截着說，「我已經是勇敢了！」

「那裏……你看，虛榮心總是先走一步。」查夾金帶着譏諷的口氣說。「是的，我的孩子，是的，你是勇敢的；但應該要讓別人來說你勇敢啊，你自己只須曉得你確是勇敢就好了……」

「她曉得的東西怎麼多！」馬利奧想，「人家做個女仙是多麼快活……若是我也是個女仙的話，我呢，一定的，我便不會做許多的錯事了呵……」

他一面想着，一面早把那花冠弄好了。他就跑去把花冠掛在



羅羅墳上的一個樹枝上；安放以後，又跑向那個少女那裏來：

「那麼說定了，我金黃色的女仙，」他很憂愁地問，「將來我長大了，你一定要嫁給我的，是嗎？」

李唐小姐，在這小孩子天真爛漫的眼睛中，看出了他心裏的意思，便笑着點頭道：

「是的，照這樣約定了，直到你將來有一天，不會相信我的神祕的能力為止。」

查夾金這話說錯了。

在一個星期以內，馬利奧不見得便能穀不做孩提般的夢想

啊！……



他實在還相信着他的金黃色的女仙呢！……

真的，只有將來才能彀使他，不會再迷信她是有女仙般的未卜先知術呢；到底他到那時，將要曉得，她有這種推測人家心理的功夫，是天賦的，這也是她得天獨厚的地方罷。

馬利奧打獵殺狗



兔追犬母羅羅 圖一十第

一八三



第九章 馬利奧爬樹跌傷

馬利奧這樣憂鬱了三天。這三天，在他這輕佻的頭腦中，確是很長久的了。

所以，剛到了第四天，他就恢復了嬉笑的狀態，他重新遊玩起來。

不過這番的玩意兒，却換個性質了。

他既然是決定了，要把同伴膽小的毛病矯正起來，所以一遇到休息的時間，他便向白唐演說着勇敢的好處，可惜白唐的頭腦，是非常頑固的，所以對於這種氣概千萬的演說，也如同對牛彈琴。



一樣，對他一點不發生趣味。

當馬利奧要給他證明，最好的練膽法子，是要不怕死的；但要他做幾件危險事體的時候，他便出人意外地使用他服從性質中所包含的毅力來拒絕了。

平常的時候，呂西常以為最好是不去干涉他們小孩子的爭論，只讓他們自己去爭執，自己去調解。

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們爭吵的聲音，鬧得這麼兇，使得不管事的呂西，聽了也覺得不安起來。

「怯懦的小兒，馬利奧叫着，「你看我跌了罷，我啊！當你將來做水手時，你還可以看見許多的呢。」



『我不要做水手，我要做個廚司務。』

『廚司務麼？……也好，我不管這些了；若是你要的話，你來做個兵船上的廚司務罷，到底你一定是要去當海軍的。』

『不！不！我不願意，』白唐叫着，『我怕落水呢。』

『那麼，你不願意給法國服務嗎？小懦夫無情的人！但是我要強迫你勇敢的，上去啊，不然我就拉繩哪。』

呂西跑出來了，當她的姪兒說出這話的時候。

他們所在的地方，形勢是非常可怕的！……馬利奧爬在土台上的一顆大胡桃樹上，離地已不止二十公尺了！

至於白唐呢，也跟着他的同伴爬上去，到了半路，忽然害怕起



來，他便抓住了樹幹末端的一個杈枝，不肯再上去了。

他的朋友，便因此大罵起來。

『你們做什麼？』呂西看得怕了這樣問。

『我要領導白唐到光榮的路上去。』

『太高了！』白唐呻吟着說。

『太高嗎！』馬利奧做出看不起的樣子說，『這裏還不如那

真的桅杆高呢。這樣那裏算得是冒險呢！看啊，小姑母，嘻！你看見了繩子沒有……這是一根有糖塊大小的粗繩，繫在他的身上和我的身上的，你說，有我在這裏維持着，他還會跌下去的嗎？』

呂西現在方才懂了白唐恐怖的道理。



她也曉得若是兩個孩子中間，有一個稍爲動了一下，便可以將他們倆個人都摔到地上來的，這倒使她一下子說不出話來。

她的姪兒，便趁着這機會繼續着說：

『你是進了我們的兵艦了，小姑母，你望地上看看，我在那裏畫着界線呢；這顆胡桃樹，便是艦上的大桅了。剛纔起了暴風！……你不覺得嗎？……艦長派我們到桅杆上，去做個很困難的工作。我們要爬到上面……上面……直到了樹巔，我們將救活這隻船，我們將要高升做個軍官了。』

『這樣總比做廚司務高尚點罷。』他向着白唐傲慢地，微笑着說。



『馬利奧！』呂西最後也低聲說話了，『我求你下來罷，你害得我嚇殺呢。』

『下來嗎？但是，不……我倒要叫白唐上來呢。』

『你要強迫着我來罰你嗎？』

『我要曉得，看你怎樣罰我，當我在上面的時候。』

『你不能穀常常在那兒的啊……我先通知你，若是不肯讓步，我就要把你整天關在我的衣室裏呢；你該曉得，那裏是多麼黑暗啊……若是你肯下來的話……』

『若是我肯下來便怎樣？』馬利奧好奇地問，他希望能穀得到幾個獎賞的應許。



「雖然你是有意挨延，不肯立刻聽命，我也可以免罰你的。」
「就是這樣了？也好，小姑母，這樣不彀，我要留在上面呢！……
他也留在上面呢！……我們都要留在上面呢。」他無禮地說着。

他們這樣的爭執，一定還要延長下去了，如果在花園裏工作的勞倫，聽見了這些，不帶個木梯來救濟的話。

白唐看見救生器具到了，便揩乾眼淚不哭了。

他便讓着勞倫，解了繩子，抱了下來，一句話也不說。

一到了安穩的地上，他回想起剛才所冒的險，嚇怕起來，便大叫着，離開這煩惱的場所了。

當他去尋他母親的時候，勞倫還預備上梯去抱馬利奧。



呂西便來截住他，向他低聲着說：

『當心，不要上去罷，你一上去，便迫得他越爬越高了。』

馬利奧，好像要給呂西所說的話，做個證明一般，一看見他們倆在底下密語，便做出更要爬上去的姿勢來。

他一看見勞倫和姑母走開了，便中止爬上了。

『他們把木梯留給我嗎……好像我是用得着梯子一般，』他心裏這樣想着，『當我喜歡的時候，我很會自己爬下去呵。』

他好像馬上便要下去似的，因為白唐已不在那裏了，這個玩意兒也覺得沒有意思了。

到底他能穀不能穀下來，又能保全着那個強的面子呢……



『不不！』一個聲音在煽動着他；這個聲音到底是那個人的聲音，試去問金黃色的女仙，便不難曉得了。

呂西，避到前房來，在那兒可以看見姪兒的；她正感受着一種說不出的憂苦。

她便自責，爲什麼不肯應許馬利奧所希望的服從的代價呢。

她的嚴厲的對付，是爲補救什麼呢？補救威信嗎？……

她的威信老早損失淨盡了呵！……

馬利奧的脾氣，有時也有改好的表現，但是這都是受着自然的教訓，却不是她的功夫呵。

現在她所最先要挽救的，就是那輕佻的小孩子的性命，這小



孩子現在正將爲着他自己一點的自尊心，而犧牲了呢！

呂西這樣思想的時候，看見馬利奧騎在一個樹枝上，他的兩隻手，正在解除那無用的繩子。

突然地，她看見馬利奧失去了平衡，顛了一下；便哼了一聲！

從這麼高處跌下來，真一定要跌死的呢！……

僥倖得很，他還能毅支持着，從新坐好了。

後來，恐慌的時期過去了，他好像將要下來了。

但是他的恐怖倒把他的鎮靜力嚇跑了；他的一雙手有點戰慄了，很難支撐着他的身體！……

忽然間，他一腳踏了一個空，他便有些眩暈了，他滑着，他再撐



起，他再滑着，他鬆了手……最後他便從離地約有三公尺的地方，跌了下來。

呂西大叫一聲，叫得聲音這麼大，她自己反聽不見小孩子的叫聲了。

當她趕到小孩子面前時候，他已經睡在地上不動了，雖然他的眼睛還是大大地睜開着，他還沒有失去知覺。

他看見了姑母，好像使他復蘇起來。

呂西倒在他的身旁，反覆地問着：

『你怎樣？天主啊！你怎樣……』她甚至去扶他，喊他的力氣都沒有了。



馬利奧看見她的面孔這樣慘白，滿臉眼淚，也覺得有一種痛悔，緊壓着他心頭。

「我一些都沒有受傷，不要怕，小姑母。面孔不要變得這樣白，我求你！人家將要說你的臉，倒像個石膏像了呢。不要哭罷，去，我一點沒有什麼。啊，我是多麼追悔使得你受了這樣的痛苦呵！……」

他說了這些話，便想爬起身來。

一陣疼痛，使得他低聲地哼了一聲，便又倒下去了，一面喃喃說道：「啊！我的手臂碎了……！」

立刻便請了一個醫生來。醫生診斷結果，小孩子左臂確有個不甚要緊的破口，足踝有些脫骨了。



『要臥床二十五天，一天少也不得，若是你不肯，我來割斷你的腿。』醫生把他的手和腳，都紮好了繃帶，便嚴肅地大着聲音說：『你看，這樣拂意的事情，總不會輪到好孩子的身上的。』他繼續說：『只要你的祖父，不要因此生病就好了；他這麼大的年紀了，你還害他受着這樣利害的恐怖。』

後來，他看見那受傷的馬利奧滿面流着淚，便柔和地說道：

『好！不要哭了，你現在骨接好了，這骨接得這麼好，我可以希望，將來一些疤痕都沒有的。現在只要你忍耐些就好了。人家要說——這一定是壞人說的——這樣是於你不適意的；但是你不要忘記了，這是於你的腿有關係的呵。』



醫生將要走去的時候，薩皮安夫婦，他們倆坐着車去看葡萄園的，恰好這時回到小茅別墅裏來了。

他們方纔曉得家中的變故，同時也得着這傷處不要緊的安慰。

祖父因此也發過寒熱呢。

這一次嚴酷的懲戒，果然使得馬利奧很受些強有力的影響的，

一般孩子，在普通的時候，對於長輩所給他們的憐愛，他們都不十分理會得呵！

那時，受傷的馬利奧，聽見祖父因為他生了病，也會不安心地



憂病起來，直至祖父自己來說，已經病好了的時候，方才安心下來。到了那時，便有個和閑居無事做跟伴的，名叫無聊，到他房裏來住下了。

祖母和姑母，除了來照顧他的病狀的時間以外，不能穀常常在那裏看着他。

白唐呢，他雖然是真的，常常在他的牀腳下坐着伺候他，到底不幸得很，他是沒有什麼好玩的，這個不出息的白唐！

當他答應了有半打以上的：「是的，馬利奧先生；不是，馬利奧先生。」以後，他很願意地守着好幾點鐘的沈靜呢。

呂西也拿了好幾本兒童讀物，和幾本有圖畫的舊書，來給姪



兒看。

他却只需兩天的功夫，便把那些書，看的看，念的念，都玩完了；到了後來，他只剩了一個法子，便是重新從頭看起。這樣的生活，真是覺得太單調了。

白唐近來，越變越寂默了。

在這些有圖畫的書本裏，馬利奧發現了有一篇關於古式的，精妙的，製造糕餅的論文，附着幾張美術的圖畫；他便借給白唐去看了。呵，自從白唐看上了那書中的工具，饅頭蒸餅等等以後，人家叫他時，要他像從前一樣，應了幾聲，「是的，馬利奧先生，」來打破這寂寞的空氣都不能穀了。



到了第五天了，馬利奧漸漸地有些不耐煩起來，便向姑母，要了他的粉筆和他的石版來。

呂西，也不表示驚異，也不去問他做甚，便統統拏給了他。過了半點鐘後，那孩子嬉笑着，向姑母說：

『我算出來了，我在我的床舖上，只要再住四百八十小時就好了。』

『倒是一個問題給你解決了。』

『噯！真的也好，我本不喜歡去做這些，但這並不使得我討厭呵。我現在去算算看，還有幾分鐘。』他便連幾秒鐘都算進去了。這樣，第一個的利益，便是可將演算的時間等閒渡過去了。



「曉得算學，真是很便當的。」他對他的姑母說，姑母微笑着點頭。

到了晚上八點鐘的時候，呂西拿了一杯滲着橘汁的蛋黃湯，給他吃了，叫他睡覺。

「你不曉得嗎？」他一面說，一面同每天晚上一樣，將那還剩着半碗的湯，遞給了白唐去喝。「我將來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旅行呢。你給我一本地圖，一本地理書罷。」

看了地理書以後，馬利奧便要一本關於戰事的歷史書來看
了。

但是只有一隻手，很難去演習那戰場上指揮許多軍隊的行



爲了，因爲一切舉動，都要動手的啊……

馬利奧現在只好先看着書了。他看得很有興趣，自己倒也覺得奇怪起來。

後來，他索性只管去看那些爲什麼人家會打仗，打仗的結果怎樣。他對於一切都不加以思索，他一氣看下去，看完一個朝代。

從這一天起，馬利奧發見歷史這書，也有其價值的，好像算學書，地理書一樣。

過了幾天，他的金黃色女仙，來看他了。

原來女仙，接到了呂西一封信，給她說了家中所發生的事；她便拉了父親，一起到那小茅別墅來。



她在一個下午趕到了，手中帶着許多玩具；說也奇怪，那些玩具，却正是馬利奧心中所想念好久的；所以他便不停地自問着，她有什麼理由，有怎麼大的魔力。

且說李唐小姐，對於馬利奧跌傷的詳情，已是曉得了，但是她還不曉得爲甚緣故才弄到跌傷了。

『給我說說看，你要爬上這樹去，做什麼呢？』她和呂西面對着那小孩子的床邊坐着，向小孩這樣問。

『我要練習爬高，我也要給白唐練些膽力。』

『我看何必這樣練習呢。』

『比方說，若是人家要當個水手的時候，』自會應該曉得到



處攀高的。

『當水手……你麼？』

『但是，是的，我的女仙。』

『你還沒有見過海呢！……』

『這是真的。……』但是馬利奧用着奮激的眼光，望着兩個少女說，『我會理想到呢！……就是單純的理想，我已是愛海了，當我將來認得海的時候，便又怎樣地愛呢！我將來一定當水手，是的，這是我的志願。』

『我願白唐，也來當個水手呢。』他命令似的，望了那可憐的白唐一眼，繼續着說。



道：

那時的白唐，無論怎樣都是服從的，便嘆了一口氣，低聲地說

『我將來要做個，兵船上的廚子司務，是的。』

金黃色的女仙便皺起眉來，說道：

『你曉得嗎，我的快樂王子，你的志願，是會把我們的計劃更動了的，我沒有做水手老婆的勇氣，我老實給你說，我真是怕死呢，如果曉得我丈夫的生命，要時時刻刻冒着危險的。請你現在要揀選吧：或是去做水手，或是要我。』

馬利奧也皺起眉來了：

『膽小的女人！』他輕蔑的樣子說。

馬利奧爬樹跌傷



後來，他的樣子，與其說是憂愁，不如說是生氣了。

「怎樣你不肯嫁我麼，若是我做到了海軍的軍官呢？」

「我是一定不肯的，」查夾金，故意裝出嚴重的樣子回答。

那孩子屈服似的，低下頭來。

但是，他還沒有遲疑了一秒鐘：

「讓你去罷！」他用一種堅決的聲音說着，使得兩個少女，都

大笑了起來。

後來，他傲慢地嗽着嘴說：

「并且，這樣也好，當我長大的時候，你已是老了呢。你現在已

經是有些老了呢。你今年幾歲了？二十歲嗎？」



「一天也不多。」

「這已不能算是年青了。」馬利奧搖着頭說……

「無禮的人！」金黃色女仙裝做發怒的樣子答說：「你是要把我犧牲了，去服從你夢想的野心罷了。」

「野心麼……？我也不懂這該是怎樣地解釋。我要替法國服務，因為國家正要用到我呢。就是這樣了……」

「誰給你說了這話？」

「父親說的。那一天，他從戰場中回來了，他哭着，哭得這樣的利害，累得于禮和我——愛米却不在內，他還是太小——我們也痛哭着了，到底還不曉得是什麼緣故。那時，父親把他的雙手，放在



我們兩個人的肩上，向着媽媽說：

「我們是在痛苦的時期，他們將在個光榮的時期了。你要將他們養大了給法國服務：國家正在需要着他們呵！」

「啊，我記着他這句的話，」馬利奧繼續着說，「在我祈禱的時候，我常常說着的，以免忘記了！……」

「那麼，」李唐小姐的聲音，感動得有顫動了說，「你把「第一要緊是國家」這句話當做箴言嗎？很好，我的勇士，天主也不容我和國家來爭你的愛情的……」

「你趕快大起來罷，」那少女繼續着說，

「到底」她歇了一會又繼續着道，「若是我放棄做你的未



婚妻的權利，我還是你的金黃色的女仙呢，我將來還是常常這樣的……

『常常的！常常的！……』未來的水手，用喜歡的聲音呼喊著。後來，他熟想了一會，他用平常天真爛漫的樣子問道：

『那麼，我不同你結婚不要緊麼？……』

他一天好似一天地好得很快，竟超出醫生所預料的了。

過了十五天以後，那個受傷的孩子的病腳，就能鞏固站立着了；當他的父親來的時候，馬利奧的手臂，雖然還繫着繃帶，到底他已差不多不跛步了。

原來愛德華——他的父親的名字，——來接兒子了。



這裏的人曾寫信給他的父親，向他報告了一部分的真相。他的父親知道兒子的脾氣的，便猜到了人家所不給他說出的真話來。

並且，那中學校，已在一個月以前，從新開學了……

『你現在承認了嗎？去管這小孩子，真不是容易的事呵。』愛德華給他的妹妹——呂西，——通知了要帶馬利奧回去以後，便向她說着。

『我這次也來實地練習了一下，這是真的。』呂西答說。馬利奧表示着不高興走的樣子。

『呵！小姑母，我是很不喜歡離開你呢！你是這麼柔和！你所燒



的蛋黃湯，是多麼好吃！

『你要怎樣呢？』那少女笑着說，『好像這些長處，都不夠做一個好好的教員的呢。』

小孩子反抗着，馬上便要發起脾氣來，恰好他將要發怒的時候，他的父親來干涉了。

愛德華曉得應該要用那樣的話，去同他的小兒說，才能屈服他，所以也不裝出發怒的面孔，便把他招過來！

『你這幾天已是九歲足了，』他說，『你現在已不是一個小囡了，你現在要對人生的正面看着……好像一個成人一樣。』

馬利奧，很自負地，挺起胸來微笑着。



『在學校中，和同學們，在一起生活；這是我們生命中，所應有的過程。』父親繼續說着。『你要曉得，避免學校的生活，只是犧牲了自己。這中學校會來成就你，正像從前，軍隊的練習會造成騎士一般。因為就是在那兒，給我們預備着將來奮鬥的能力呵。歷史可以給我們做榜樣，科學可以給我們懂得人生的奧妙，同學可以調節我們的心情，……一到了二十歲時，當我們投到了人海中去混戰的時候，我們的教員，至少已給我們武裝了一切防身的兵器了。你要做個水手嗎？我也贊成的；但這不是你的姑母呂西，能教教你一切水手所應該曉得的東西呵。……』

『在中學校裏，人家會教我這些嗎？』



『自然的。』

『我將要爬上船上的繩索去麼？』

『常常這樣地性急！』愛德華笑着說；『人生雖在長足地進步，你也何必一定要想更加超過一點呢！……在中學校裏也沒有梳，也沒有繩，……但是將來人家可以送你到一個專門學校裏去學習的；在那裏，你儘可以依你所希望的，爬着攀着呢。』

『那麼，父親，我很要回到中學校裏去了。』小孩子決定地說。但還要挨延了幾天，才得動身的好，讓那傷處完全痊愈。

馬利奧便利用這幾天的功夫，去固定白唐的新決心；雖然若西得看見兒子的衣衫，扯破了好多處，常常抱怨着；他卻偏要迫着



白唐賭咒，天天去學爬樹。

『先去爬矮小的樹罷』他向他說，『不要怕跌下來，去看骨斷了，總還可以接續的。』

『是的，馬利奧先生。』白唐還不十分信服地答應着。

但他看見朋友要走了，心中也覺得痛苦，使他不得不答應他的朋友最後的願望。

一天從早到晚，他常把他的眼淚向那圖畫中的饅頭和蒸餅灑着。——他原想將來長大的時候，能穀做着這些的糕餅……在個兵船上做着的……

那一天是由麥直老馬，很榮耀地駝着他的小主人，到車站上



去乘車的。

在家中的大門前，漸漸地看不見那走去的客人的時候，薩皮安夫婦和呂西，懊喪地還倚着那還可望見客人走路的石階上望着。

他們三個人的心中，都覺得很難過；他們的眼睛，滿貯著淚，只是不轉睛地睜着那走去的馬利奧。

「這是一個天性仁慈的孩子，但是沒有一個東西可以壓服得他。」薩皮安太太悲愴地說。

祖父聽了，搖着頭。

「到底」他嚴重的聲音說，「只有生命的閱歷罷！……不過！



……這代價是多麼重大呵？」

「許多失敗的懲戒，可以使他損失不堪的，這個我也不否認的，但他的勇氣可以救助他的一切，並且該是常常這樣的。」呂西反駁着說。

「天主聽到你的話了，我的女兒。」那兩個老夫婦低聲答着。不說他們這裏畢慮到馬利奧的前程，正想盡力排除他的弱點，希望他將來有點幸福；且說馬利奧自己，早已喜歡地，無顧慮地，跑上一個新生活的路程了。

他想不到孩提的時代，在那老屋門前的光景了；也不想到那金黃色的女仙了；也不想到初進中學校時候所受的苦楚；他現在



又要重新到那中學校裏去了。

最近的事體，他已忘記得乾乾淨淨，過去的事體，自然一點也不存在了。

這個要經七年長期的軍事訓練，照他的意思，好像是已經越過了；他的眼光不耐煩地渴望着，好像已經看見了自己，是在天涯，是在頃刻萬變的大海波濤中搖擺着；是在隻兵船上，將來有一天，會把他運到一個渺茫的地方去的。

馬利奧爬樹跌傷



奧利馬的睡安着守護神天 圖二十第



世界少年文庫

亞米契斯著 柯蓬洲譯	彭兆良譯	楊鎮華譯	遠凡生納譯	董納魯義 董樞譯	露俄 柯蓬洲譯	海克督馬六著 徐蔚南譯	吉卜林著 楊鎮華譯
愛的學校	天方夜談	伊索寓言	十五少年	義俠青年	少年哀史	孤零少年	原來如此
定價四角	二冊一元	定價一角	定價六角	定價五角	定價四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六角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

淘氣的孩子(全二冊)

(每冊定價銀五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不 准 翻 印

原 著 者	比 愛 兒 貝 洛
譯 者	董 樞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暨 上 各 省 世 界 書 局

77 1 /
21 11

